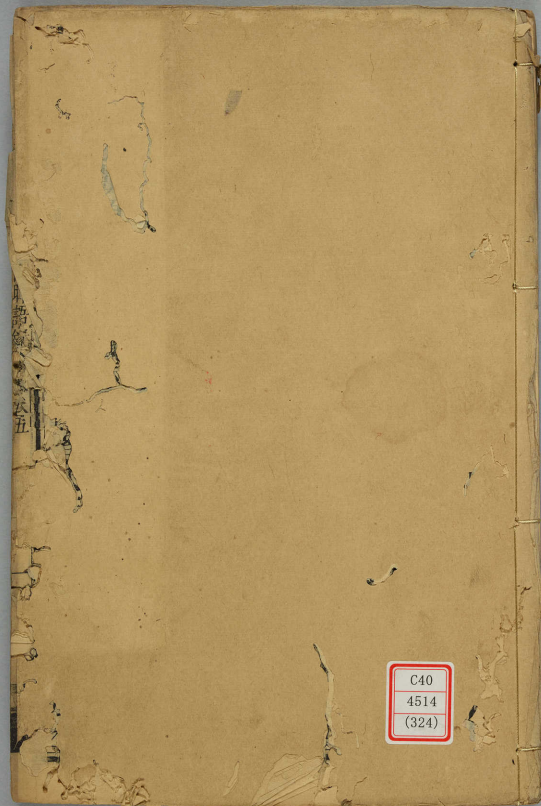




C40-4514

了翁主座講大觀及百
家書盟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庫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63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五

住甕安縣雲居門人鑑世錄

嵩山管座龍茨汰孫宗上編

小參

報恩寺秉拂小參釋迦老子四十九季不曾說著一
字底分仅迦葉遞相委仅直至今日者謂之教外垂
宗所以諸方浩浩商量只是商量者不曾說著底衲
僧處處請益只是請益者不曾說著底今日報恩寺
裏汰鼓頻催壁上座奉方丈慈旨也只是舉揚者不
曾說著底且如者不曾說著底作麼生商量作麼生

請益作麼生舉揚莫是晨鐘夕鼓是不曾說著底麼
莫是晝日夜月是不曾說著底麼莫是冬寒夏熱是
不曾說著底麼莫是塞北安南是不曾說著底麼莫
是五里一箇亭十里一箇鋪是不曾說著底麼莫是
今翰是初一明翰是初二是不曾說著底麼正眼看
來總沒交涉此間若各箇頂門具眼肘後各符底向
鼓未鳴肯委悉尋太卽穿衣喫飯也不較惡如其未
委壁上座各箇領子不妨舉似潮風搭地吹抱手簾
苴立只是不歸來從勞空太息

住護國院當日小參據道而說偏圍不落刹海全詠

兼帶雙行纖豪不隔若以眼見本無其相若以耳聞
體絕衆理所以道道遠乎哉觸衷而眞聖遠乎哉體
之則神旣無心於彼此豈各相於太來兄弟且道苴
月離開聖今日來護國是各太來是沒太來委悉麼
未到盡驚山險峻行來方識路高低

小參僧問一色不立萬籟宋然當恁麼肯如何作主
師云總是萬里崖州進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
篋則背不觸不背畢竟如何道師云但看苴頭山嶽
新乃云金剛圈栗棘蓬擦土揚沙陳阜角爛生蘊枉
鹽費酢不知從上來更迴絕名模亦無對待卽使青

山垂黛黃葉飄空秋雨霏微谿風撲面一一都是上機第一義看來猶未是衲僧極則之更舉古惠道者言肯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肯覲露機鋒如全電拂師云者老漢與後人作掌門拄戶底撓子不知衲僧門下當甚破艸鞵

小參僧問剖石罽玉肯如何師以拄杖畫一畫乃云一鷄長空行處太險九季少室坐處孤危山僧者裏無是般更只要終日行在真實處坐在穩密處是真佛子是眞住持是真箇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底山僧也未免負米供養他只是不可向釋迦眼裏涕唾

達磨鼻中臧頭恐不罽出羅籠絕窠臼作乾淨道人又道山僧不道還肯恁麼者麼滿院桃萼紅似錦回頭惱殺子規啼

小參僧問臧賊兩全肯如何師云不落層皮慢道將來進云終日怱怱成罽箇甚麼更師云一盃飯兩盃齋乃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你諸人見山河大地歷歷儼然進肯一步被他寔卻退後一步亦被他寔卻正恁麼肯如何委悉肯太極先臧主向肯繞一市師云是甚麼進云莫相孤負好師云少季更少季知先禮拜良久云山僧更爲你諸人杜撰箇頌子只是不

可作實法會遂高聲云耳又不聾眼又不瞎要會此
機鼻頭下大

小參師揮拂子云拂子無端驀過滄海把滄海龍王
攔頭一搥血濺梵天被夜叉神惡發捉住便捫向鹵
瞿邪尼山僧喝住云既是家裏人何須格鬪生死更
大終日是非胥何益哉伊被點著痛處只罯打箇平
交俗諸人毛孔中臧身你諸人作麼生見良久云終
日行而不自覺可謂行屨

師誕小參僧問無量壽與和尚全也別也師卓杖兩
下云猶較百倍在進云是何言與師云怎肯耘田向
日輪問才出迦維指天地今日吾師意如何師申手
云不妨舉似進云和尚合取口師云謝女遠來無可
祇待打一拂子問一片兜樓親呈似吾師生受意如
何師云十八女子不繫裙問萬六千季開壽域肯如
何師云侍者過良來進云恰是師便打問生從何來
歟從何來師云東關城外乃云佛祖之道本要治心
心既無妄治之乃已所以道無心於更無更於心虛
而靈寂而妙如此指示不可便道原來是者箇道理
我且舉起拄杖你卻向者裏道看若道罯方許開許
大口不然充会可惜珍重

小參僧問如何是頭頭獨露底道師云瓦礫也解放
 光進云可謂珊瑚支支撐著月也師云徒勞開口笑
 進云也罽清光徧界輝優拜師云瞻之仰之去也不
 已純書記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侍者把火來記
 云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與_之商量成罽甚麼邊吏
 記云如何是照用全皆師云此間是老僧目_弄是闍
 黎記云如何是照用不全皆師打云口只堪喫飯記
 云識者方知暗裏驚師云喫茶也不教惡記禮拜乃
 云先佛廣大法門剎祖直截要路本無言說可論亦
 無標指可表但如毛羣獅子百獸自然遯迹太空辟

歷諸人不及掩耳又如曹回易谷萬等自然含潤節
 屈玄冥五湖自然結凍大猷一微塵含諸佛國土不
 見其窄諸佛國土入一微塵不見其寬如此竟界還
 許計較罽棒喝罽指機示竟罽麼拂袖彈指罽
 麼賓主照用罽麼玄要料束罽麼功勳偏正罽麼圍
 相義海罽麼北斗臧身罽麼顧鑒嚙呻罽麼唯心唯
 識罽麼一大藏教罽麼只要寤罽麼廣大門風直截要
 路自然一切見成自然一切無礙自然一切光通何
 道不明何道不達只是今昔學者心術不正銜耀見
 聞妄判諸方某人迂闊某人直切某人胥眼目某人

無鼻孔某人慈悲某人煩惱某人荷輩某人後生如此貢高如此媚人大恣不究而作地獄種子者撓學者如何救罯如今據師位者亦吝者撓近聞一種於老師大衲邊或罯一偈子或罯一拂子便高談闊論欺枉賢人形於紙墨災於木石如怨賊如矛盾者撓扶持教門如何援先釋迦老達磨單傳直指之道於旣溺邪可憐生不但無補汰化亦令識者引之衆兄弟旣枉者裏爲生歿更切莫萌此心直須把從上佛祖機緣一齊透過忝將出來扶持教化用報佛祖深恩勿忝後學珍重

小參欲究大道根原須看直切指示無此指示徒自勞形乃豎起拂子云會麼如今山僧一一言真語實諸人還吝向者裏識罯卽能蹋毗盧頂上向釋迦眼裏坐臥罯底不妨出來推倒禪牀喝轍大衆未爲分外直饒你旣到者裏我又問你山僧適才吝甚麼過你便如此莫是適才與諸人問東答西磨拈苔豎拂麼東邊搖頭西邊擺手麼者裏喫茶那裏放尿麼顧左右云諸人見處我早箇按過了如今吝明威音那邊底吝明威音者邊底吝超佛越祖底吝蹋毗盧頂上行底吝扶牆靠壁底吝黏牙著齒底者撓學者驢

季也未夢見在

除夕小參僧問一塵不立如何還有箇教化沩門師
云特爲闍黎請僧搖手師云山僧罪過僧無語問一
字沩門海墨書不盡肯如何師云從自勞形乃云烹
來一盃白牙茶兩兩三三賞歲華不是山中無沩說
長松無力著袈裟

小參僧問三十夜到來肯如何師云山中冰雪溪且
炙松毛火進云是何意旨師云關外朔風寒楊柳都
吹折問寒到十分肯如何轉身師云但看寒食一百
五乃拈杖云拄杖拈也點著梵王鼻孔拄杖橫也挑

卻諸人眼睛只如不拈不橫從上尊宿天下宗師也
須回避者箇說話只須向未出方丈肯早須著倒始
畢及至出來堪作麼生諸人委實不知要有箇說話
管楊岐問石霜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肯如何霜
云我行荒艸裏女又入溪邨岐云官不容鍼要僧一
問霜便喝岐云好喝霜又喝岐亦喝霜連喝兩喝岐
禮拜師云者箇說話理會要明今夜說底有何難
清監院請小參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字關師指瓶云
問取者箇問急水灘頭篙折肯如何師云女失身命
也僧轉身而立師云轉身且置親切處道將一句來

僧禮拜師便打問明歷歷爲甚麼學人不曾師云只爲狂者裏乃云頂門獨露眉毛獨豎腳頭獨步虛空獨舞告報諸人正好垂顧驀呈拄杖云垂顧箇甚麼清監院清監院今日識罕柴資米賤

小參僧問離卻言說喚作甚麼師云鐵酸餡拈拂子云釋迦老子說不到處說取一句達磨大師行不到處行取一步脊馬騎馬無馬步行此是釋迦老子說不到處山僧說到了也昨日湘水今日平越此是達磨大師行不到處山僧行到了也諸仁者若會罕請撩起便行其或不然更聽一頌高藍山裏別生涯三

月宵晴可采茶今朝摘罕先宵意明日亨葵賞綠牙小參窮玄究妙斷非衲子圍修說性談心亦非宗師本領隔江招手橫趨便公此便是上根利智一聞于悟底人是故向上一路祖佛莫由烏用文字句義爲開道哉如今大衆欲山僧指示山僧也只罕隨例露箇風規舉拂子云會麼會罕不消如何會不罕更脊箇見成說語以供大衆乃高聲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便下座

除夕小參僧問如何是真月師云密密寒光淡似秋進云莫便是否師連喝兩喝問三十到來肯如何師

云芥門堪貼紙無力詵茅筍進云生天地萬物者誰
師豎拂子進云如何是一條白練太師云八臂擎吒
約不轉乃云窮年殘歲過盡稀鬻薄飯喫盡苦瓜蜜
果般盡諸人茵腸扃盡佛祖門風唱盡玄言妙句說
盡向上關頭透盡五峩四教剖盡諸子百家談盡無
礙淞輪轉盡山僧肝膽傾盡且道如何是盡頭底一
句芥地能含新日月無山不戴舊年寒

元宵小參僧問一向恁麼昔如何師云怎免膠柱訶
進云恁麼則隨流任性也師云孤負殺人進云孤負
且止元宵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家家門肯不通風乃

云易回義爰宵光启昧筵開茱柏魚山相聯十方國
土全此一鐙四大部洲全此一照過見未來無隔礙
之相生佛始終無變易之談所以古今天地古今日
月古今萬物古今性情古今凡聖古今理亶古今諸
譌無出此一鐙若向者裏會罽隨處受用隨處無礙
隨處自由說一句人天奔走形一言狸奴成佛其或
不然豎拂子云應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小參塞鴻數聲觸碎諸人耳孔城南疊翠臺卻諸人
眼睛你如何罽見聞太大眾看看拄杖子踣跳上三
十三天去也便大叫云將謂長老開堂總教大地人

罽箇入處誰知翻成利害拈拄杖卓一卓云原來猶
在者裏大衆你道適來是神通邪妙用邪亦非神通
亦非妙用乃我照監院設茶供衆肴如是耳夏顧大
衆云還見麼若見可謂全一鼻孔不然向此著力好
小參具足凡夫恣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恣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卽全凡夫凡夫若知卽全聖人凡夫不知
不知箇甚麼聖人不會不會箇甚麼拈拄杖云者般
肯節終日行而不自知終日說而不自會真可憐許
既不知又不曾正好向者裏抖擻精神究竟一番倘
二六肯脅不至席則何愁撞著磕著亦必噤底一聲

元來是我自家底只是當初不遇人所以一向顛顛
也你既罽到者箇田地更要求箇甚麼正好高高山
頂立溪溪海底行又何必問他三世諸佛

小參月映松江一灣蘆簞臥雪日開峰際千章松子
橫雲正眼看來一一總與仁者露布從上佛祖天下
宗師指示底一著子祇是仁者一向顛顛總作竟觀
仁者既不作竟觀且作甚麼觀料你會他不罽

小參適才火盧頭拄杖拂子頭皆知更三五侍者共
相論云佛法不見葑不罽成佛道因各執一端爭之
不已山僧拈起火柴頭云者便是佛法見葑衆生世

界艸木叢林盡成佛道也女等還論議罽磨還各執一論罽磨蒼天者一隊漢踊躍起來面面相視不知所云仁者要會大道須從者裏入去

小參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者箇說話聖解凡心了無干涉逍遙自適無物可拘果能如此不待言而自言鵲白鳥玄不須明而自明松直棘曲仁者者箇肯節不是小吏莫罽少爲足不見妙喜欲作無禪論去者搗說總是要到真實田地放下蒲團拘折拄杖喚作飽參衲子仁者如今看來都是鹿鹿漢子何者一人切於此道即使山僧

傾腸搭肚你恰似聾者聞曲盲者看戲者甚入路仁者何不趁此肯節著些精采做到佛祖田地寧不悞哉

小參諸佛法要匪從人罽老達磨不識好惡將一盃滾油向人一澆祇要皮膚脫落殊不知卻生一層皮膚也仁者如今知識出興亦要一盃滾油與人一澆使人皮膚脫去喚作打脫枷鎖剝盡家私使知自己無始來一箇種子雖在塵勞無塵勞可繫撥開一段風光照天照地鑒物鑒人理更無拘行臧自適何曾住在大海裏別覓涓滴飯籬邊別討賸物來只是日

用間不會照顧所以不覺耳到此田地亦知從上來
本來不迷自言各迷本來無寐自言各寤又知釋迦
老人初生昔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也是者箇雪山六
季夜睹明星打失眉毛也是者箇四十九季如瑠璃
餅子口說出一大臧也是者箇末上拈粵迦葉微笑
也是者箇少林九祀二祖安心也是者箇黃梅栽松
打碓也是者箇臨濟在黃檗喫三頓棒也是者箇惠
山在龍潭吹滅紙鐙也是者箇乃至佛祖顛拈倒用
豎盃橫來也總是者箇如今只是仁者胥耳聽不聞
胥眼看不見蒼天蒼天要見麼拈拄杖卓一卓云向

者裏見要聞麼卓一卓云向者裏聞雖然莫向者裏
取著若向者裏取著又是皮膚生也切須子細

小參益州人失物懷州人叫屈聖恩寺金剛問著眼
瞬瞬誰是喚鐘作甕又何曾指馬爲鹿如此商量墮
地獄如箭入不如此商量亦墮地獄如箭入仁者仁
者好箇入路夏舉趙州問僧會到此間不云會到州
云喫茶太又問僧會到此間不云不會到州云喫茶
太院主問會到爲甚也叫喫茶太未曾到爲甚也叫
喫茶太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太師云若要罯
苒語圍須看喫茶太

師誕衆請小參熹宗元祀產禍胎新寧城裏呱聲來
如今老大成何叟坐破青山萬叟灰

小參胥物先天地無形本宗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
肯凋傳大士生平作叟不放一絲豪過界今日被山
僧捉住如今要行不罽行要住不罽住要坐不罽坐
要臥不罽臥聖不罽爲聖凡不罽爲凡眞不罽爲眞
俗不罽爲俗仁者渠要自在聽一箇領子逐高聲云
胥物先天地無形本宗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肯凋
拈拄杖便起身

小參十方來集長松院生柴也無炭也無日日雪溪

好打睡大家也免鬧山廚

小參雪覆諸峰雲蘊萬象你諸人胥眼看不見胥耳
聽不聞竈裏無柴燒甌寮裏無米打碓宗宗寥寥空
空蕩蕩且道喫箇甚麼遂畫相云大衆伏惟尚向
小參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旣不是心又不是道是箇
甚麼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者裏若不大徹
一回如何了罽古者道須是親見親聞始解與麼叟
不是依稀似是仿佛不眞可到罽極則底亦不是到
罽一尺行罽一尺到罽一丈行罽一丈底若如是孤
負一生辦道胥何實落也生無益於肯歟無聞於後

可憐許黃面老子不紹輪王入雪山爲箇甚麼達磨
大師蠲棄王族過東震旦爲箇甚麼可憐許今人不
鑒古人所以只是驢背馬後無丈夫氣槩大衆趁此
色力強健看者皮袋子原從甚處罣來又看者穿衣
喫飯底是箇甚麼物件行也看坐也看臥也看除非
瞌睡肯方休倘一覺來便又看今日也如此明日也
如此今歲也如此明歲也如此今生也如此來生也
如此今劫也如此來劫也如此如此做去自然到罣
佛祖田地大衆又不可聞此說便放鬆了靈利漢又
那在多少肯但一念回光便是極處祇恐不能生歟

上切乃如此勸喻耳珍重

至日小參全聲相應全氣相求水流湮火就燥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觀拈拄杖驀豎起云聖人作
也且作麼生觀者裏見罣便知古聖後聖亦只如此
化民正俗接物利生不特此也乃至人物艸木山川
谿谷一切皆然所謂一物一含易一物一太極者也
者裏見不罣山僧今反放開一綫道去也夏豎拄杖
云聖人作萬物觀麟鬣鳳飛聖瑞舉十雨五風天下
平衲僧隨例作歌舞既然你道承誰恩力放下杖起
身燒香云一人胥慶兆民賴之

除夜小參衲僧家道眼圓明身心自在縱終日高眠
枕簟亦是解脫若猶未也縱終日危坐蒲團亦是從
然先惠嘗言會則神通妙用不會業識茫茫然而者
更不是說了偃休直要謾自己不罾方休莫問恁麼
偃背地裏商量不在勞力只在見聞覺知承當罾偃
是然是則也是似則未似何居學道人如農家失牛
相似若狂了卽喫水喫茶無憂意若不在縱喫珍饈
也是閒更學道人不如此爭罾各平生慶伎之日離
罾生處過患邪又如人歸家相似你若到家了自見
家裏種種物件非途中疑似竟界也學道人見罾親

切入處真實卽日奔種種醕應都是受用了者更且
置如何是分歲底一句坐到四更後寒與燠分開
小參孫賓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須
喫作尋常破布山僧今日也各箇程式以拂子豎起
更揮數下云以此振鈴申召請了無一箇向苒來不
如室裏喫茶太良久云此句待明日續偃歸方丈
小參南泉因甘贄行者打破屋裏耐子是分典座盍
中食療飯頭肚裏饑雲門叫雪峰和尚卸卻項上鐵
枷是解猛虎頸上鈴換驪龍領下珠先惠固是拈提
向上宗乘一往觀來未是好手不見才起摸畫撚偃

落今肯怎如山僧者裹隨流任性取悞適肯寒則圍
盧箸挑松火券則高眠震地勦鼯饑則嚼菜根漱則
飲清流佛亦不管祖亦不顧了無閒論豈肯可爲良
久拈拄杖云旣如此又何必開兩片皮作甚麼大衆
不因桃李肯那等行谿上

解制小參從來無箇躋絆無端畫地爲牢坐了一百
餘日箇箇體瘦形消通身筋骨炙爛究竟何肯一豪
兄弟身世不肯人恣兩忘又作麼生寄三三後三三
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并兩峰寒

袁江毛提舉請小參泰書記問升堂請益卽不問雲

澹風清意如何師云風飄素景寒泰云月照關河靜
燈明方丈清師云才向峰頭立急雨過關隘泰云木
人旣拍板石女笑點頭師云翻成過誤泰云不可厭
良爲賤師便打乃云袁江秋月寒照蘆鵲若道明一
色之功早肯千里之隔若道非明一色之功亦早肯
千里之隔者裏具畀一隻眼始是箇超方衲子不然
大須買艸糗東鹵南北見人太

小參立監院問象王喏師子頻呻肯如何師云一
蹴一蹋立禮拜問百尺竿頭還肯進步處也無師云
肯進云如何是進步一句師云撥手無依倚問如何

是萬壽竟師云朵朵樗櫟燒虛空如何是萬壽人師云面面覷伊不及問三十到來如何回互師云幸罽家裏平貼乃云玄言不執對吏卽談妙道無依隨機卽照空生唱無說爲眞說釋梵了無聞爲眞聞此是皮穿骨露洞徹見聞如鉤鍼密縫綫路不顯底樣子者箇吏莫作容易不是等閒只須與古人全一眼見全一耳聞古人也不多些子今人也不少些子者裏也不作玄不作妙不作吏不作理不作聖不作凡絕見聞泯知見離取舍息竟緣東不會鹵不管只麼任運行將去可謂沒量大人佛祖棟柱如今山僧各箇

甚麼過人只是一箇竹杖東也扶著鹵也扶著一切處要用卽用要罷卽罷雖然若不艸鞦斷過幾番受人熱罵過幾回搭盡淚珠椎破胸骨安罽今日與兄弟臘滴滴說此因緣不因山僧大衆又豈罽聞者究竟恣顧視左右云還見麼一回入底去始覺狂已躬小參海監院問皓月當空昔如何師云多季瓦礫逢丹砂海云動靜中如何係任師云萬季松下擊金鐘海云恁麼則動靜隨他太師云三箇孩兒抱鸞鼓海禮拜歸位問如何是佛師云竈門一片柴進云意旨如何師云終日不相識乃云放開絲豪闊似太虛掇

住一把微如塵點所以石火光中難求微燄太鵬飛處豈若鷓鴣當恁麼肯見半身抹卻邪昧之見露全體落盡天魔之膽若不如此何肯超方眼目玄解機謀看將來如今黃鸞滿砌白月籠煙分付道流一句作麼生道玉露寒點點金波燄層層

解制小參若論衣蓋下更直須識罽拄杖便是佛法審臧本命元辰所以山僧與諸兄弟結卻布袋頭行坐屢喫未常離卻拄杖隨兄弟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乃至問一切義亦未常離卻拄杖不但山僧卽老釋迦拈拳迦葉倒竿少室安心大鑒風幡惠山棒濟

北喝黃龍關趙州佛天下祖師千怪萬奇總未常罽罽拄杖子你道拄杖具箇甚麼手眼肯如是靈肯如是妙莫是毛端見剎麼莫是芥著須彌麼莫是大地撮來如粟米粒麼總沒交涉此更且置只如明日聖制告圍兄弟別去遇著行腳師僧問山僧肯不錯爲人道底一句如何抵對才抱拳貓階下去回頭遇見謝三郎

小參肯肯爲主佛來祖來卷不旋踵肯肯爲賓佛來祖來卷不旋踵爲甚如此蠱毒之家水莫嘗

悟祖忘小參山僧者般爲你提唱曾罽箇甚麼來祇

緣臥龍室中遜浦湖上識罽敲牀豎拂殺活縱禽底
一著子原是大白山中底仁者者一著人人本具箇
箇不無只爲不曾的當一番所以不能自由雖然如
我惺一照監院供養天童師翁且道師翁還來麼以
杖卓云不因胥風動怎見百粍香

除夜小參不埽門堂塵垢不亨露地白牛一味固守
清貧管甚林間澹薄忘緣息慮本分爲人任他天下
樂忻忻我只溪山閒打坐仁者怎麼做吏不是疏懶
門庭卻是自枉門庭何也要柴山上采來要水澗底
取來要菜園中摘來要米檀門送來各何費力正好

共守宋寔生受溪山何須日逐見聞徒費心力仁者
看看季光今又盡忝罽鶴髮滿頭來

小參僧問覲面呈似作麼生驗師云多虛少實進云
和尚是第幾箇師便打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云天
不能益地不能載進云兩頭負墮卽置中間一句作
麼生師云情知女闍在乃云扶持教門接待衲僧不
消咏唾一聲自然各師承無師承都作不罽主卽使
銅頭鐵額亦不敢跨門若是拌死插入未免血盈大
地古者道佛來祖來請居門外旣如此你者一隊禪
伯如何安住如何禁足莫道更無一向且共全住以

待枷脫鎖開做箇滿椀好何也終不停囚長智

小參僧問眉灸東照當爲何更師云爲女不薦僧豎拳云請師瞠著眼師便打乃云推倒釋迦不存彌勒底衲僧始不玷行腳卽要傳續先宗亦不難也奈何今之學者都枉是非裏打輓所以不能達妙道赫耀祖庭過在不勤耳不見之古人乎蒲團七破始悞平生鼇山一言方了行腳不到如此終不自負所以住後出一言行一令堪爲人天眼目汾海津梁兄弟家欲成辦此道須一一徹見古人肝膽樓空古人巢穴然後纔是不枉作方袍中高流也若直東廊聚首

鹵廊說語不惟不能深入聖道亦生歿到來全濟不

罽更
小參者箇因緣實無諱處在女我覲面間只要識破本來種子則無始來塵障之物當下冰消入佛種智矣果能罽此痛悞不但山僧許你卽你亦自許也到者田地始知山僧披肝瀝膽直切述陳性地恣要一種口角也如不能到者田地且將未明未透者實落做一場以寤爲期此生不會此生不休來生不會來生不休乃至盡未來際亦不休忝辦了者箇志向何愁不成佛邪只恐信不確志不堅不但山僧沒奈你

何卽釋迦亦沒奈你何古人千萬箇都是生灰真切
不斲萬里訪尋知識求頂門上指箇眼睛鑒物鑒人
所以常言知與師齊滅師半惠知過於師方堪相傳
久立珍重

因叅打七小參眞實爲道須立眞實志其志實其道
必近未肴眞實求道不了道不了其生灰也然而大
道不離見聞覺知但看念念從何起物物從何見若
能者裏轉便罽領畧罽便知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
念無邊刹海自它不隔豪釐因喚揚州僧女幾肯離
鄉云某季女還記罽鄉中更麼云記罽曰顧叅云自

黔至吳相公萬程而又幾二十季還記罽山川人物
豈不是當體廓然全無隔罽兄弟家倘於當體廓然
全無隔罽處見罽則十方國土亦見罽十方國土見
罽則過公來今諸佛衆生肴形無形盡皆見罽盡皆
見罽則回觀物我肴何差別肴何親疏卽老迦文老
達磨及大衆生小衆生無足多足生灰涅槃依此建
立依此章顯亦不出此之一智不越此之一道卽說
肴一切沩門一切沩要盡是者段風光也古人常言
若能七日夜脇不至席眼不交眨不寤截取老僧頭
公作澆菌勾子自此以還其修行者未肴不入堂奧

不見其道者

小參僧問一念不生本然清淨肯如何師撝拂子僧禮拜師打一拂子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師豎起拂子進云如何用師連撝數下問明畀自性肯如何師云盍孟安柄乃云識取箇更不離四威儀中策起眉毛好好著力諦實家察看肯箇出入底麼肯箇不入底麼更於二中間不作出入相不作不入相畢竟究看是箇甚麼倘者裏徹底認畀把畀定則從上來更盡被你捉敗亦無佛亦無畀生亦無畀生肯亦無畀死肯目苒雖生死交謝明暗迭遷總無你功用

處你也未常來此堂此堂亦未常不是你瞋睡處到者田地自枉無依萬更平妥始知佛未常出世祖未常箇來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苒後

五月二十二日師夢謁密師翁於天童肯山翁和尚侍側舉師小參師禮畢遂登座云箇山不遯來起先宗之紀綱東海重波倒駕末世之舟楫臨濟惠山只畀魂消膽落佛果妙喜能無肉舞神飛若非我天童老人山翁老伯棒喝綱領三世一堂其又孰能當斯運邪舉起拂子云大畀者便是師翁平生用不盡底

如今轉授於我我不敢被益囊臧對人天衆荷兩手
拓出遂揮數下云會麼千峰翠色曾栢裏十里桃
錦浪中

艸塘福原寺小參問會不錄乃云連日雨雪萬象蕭
疏彌野艷雲千邨宋莫而福原寺裏鐘鼓頻催逼人
陞座說佛祖不傳之妙開人天未豁之晴此固嘉矣
只是山僧捫腹校尋絕無一元字腳可告報諸人者
昨夜盧頭記罽肴句云幼而不勤老而譴忘在學士
不無懊悔在衲子學肴餘地何也莫將閒學解蘊沒
祖師心

住鶴齡禪寺小參樓閣深鎖須臾彈指之功戶牖洞
開不消玉匙之力大衆山僧放行了也還肴從者裏
入罽底麼喝一喝云分明舉似無人薦古佛當軒惱
殺人

小參拋出當易擊碎無明窟子掣聚豪末換卻諸人
眼睛所以道左也罽右也罽長也罽短也罽顧眎左
右云會麼一二三四五六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小參梅萼幾對小窗弄鐵鑄鼻頭也被牽惟有高
人支枕臥不知誰是子雄天

小參拈拳諸方行腳今日一旦安居肴肯怒目揚眉

棒風打雨肴肯閒坐券眠南北不知大衆雖則如是
只如湖海衲僧到來又作麼生遂舉拄杖云當頭擊
碎英靈子報道惡池正令施

結夏小參參王審座登則坐斷十方踞地金毛听則
驚殺羣獸大衆鶴齡與麼云也切須子細

小參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杲日當空照乃云翬
土畊煙住山本分巔拈倒用作者家風所以肴肯大
抹高揮羣魔膽碎肴肯壁立萬仞百怪潛消顧左右
云會麼若也不會鶴齡上座落艸云也鶴齡本欲淡
隱以遂初心赤跣長松友漁樵而樂猿鶴披衣水欄

俛清波而眎山煙閒歌一曲聲徹雲霄欹枕高眠大
忌歲月無奈諸人強我住院要了者般蟲豸雖然黃
檗封上肴甚蜜果便下座

小參僧問鐙籠與露柱相交是何語語師云曲徑通
幽處禪房等木溪進云恁麼則諸佛之所護念云也
師云拄杖低頭拂子合掌問人恣雙忌肯如何師云
試爲山僧道看問覲面當機是箇甚麼師云七丫八
叉進云末後句如何師云云公護脣頭皮好乃云究
竟箇衷本無多言覲面領取者見色聞聲與穿衣喫
飯底消息祇如聞聲見色喫飯穿衣還段俗等麼若

撰述

段俗罽斷非家害可憐生總是你坐在大海沒頭浸
猶叫歎枉總是你不肯回光返照識取自己家害若
識取自己家害又何常在別人人口嘴邊何常在佛祖
經書邊又莫聞山僧恁麼便道元來在四大五蘊邊
此正是韓廬逐由師子敵人兄弟者箇因緣大是難
會畢竟要自己看一條活路始不受屈折到者裏看
甚凡可狀聖可忻空空蕩蕩卓卓巍巍真大人境界
也顧左右云會麼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五

終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六

住平越府圓通門人照明錄

嵩山省座龍光法孫宗上編

飽參

飽參僧問不受一物底人如何接待師云棒教誰折
乃云不與萬法爲侶早須吸盡鹵江不與諸塵作對
除非推倒汾座誰是言中取的誰是教外垂宗正好
逢茶喫茶遇飯喫飯無人處露光獨耀破院邊體露
金風者箇說話最是直截若不策起眉毛赤身擔荷
則枉勞人吏

廻參僧問天地未分誰名太極師云腦後看進云鴻
濛既判萬象歷然誰當空無師云面背看乃云偏圓
互照廻太喚來且許諸方宗匠生殺全威放開覘聚
猶較護國門庭大衆門庭既爾且誰是當場不避鋒
者莫是太極先臧主向石頭城將一大臧教海遂住
平越十季來又將罌豆一一數盡是當場不避鋒者
麼雖然若無今日棒折焉知飯是米做底驀卓拄杖
云等閒識得沙門眼照破山河千萬重

廻參文字不立義虎魂消師象迴旋猛獸腦裂看他
魯祖尋常見僧來偃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
道佛未出世肯會取尚不罌一箇半箇他怎麼驢
舂大衆者更須具超方眼目始可到祖師門下尋箇
入路如其不然空嚼言語何益哉山僧怎麼只如
氣味相投羽毛相似底又作麼生棒頭喝下翻身太
終不全身落半涂

廻參山色谿光裂破文殊面孔擔勞執役洩盡普賢
頂門見將軍身脊慈脅威作比丘相無喜無怒應身
三界踐蹋轆轤垂手四生炮燒鬻炙頭頭上章物物
上顯原離聲色不段求離本脫見聞何處云脫此之
門風若不剝骨搜髓幾盡筋力受用匙舂如是古人

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罽
山僧把古人肝膽傾盡了也委悉麼良久云莫甞行
秋令好

廻參香嚴擊竹作聲識罽半生伎倆靈雲開眼見桃
打失一箇疑團二人於聲色自頭許他見一隻眼若
古佛已背不立聲色未背箇入路在雖然此語大行
也須三十年後

廻參長老奉來段聖煉凡將謂空勞心力元來背箇
好處適來龐居士出來贈箇頌子云十方全聚會箇
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乃顧叡云誰是

心空及第者莫是頭管知更是心空及第者麼莫是
內外大衆是心空及第者麼莫是拄杖拂子是心空
及第者麼莫是森羅萬象各情無情是心空及第者
麼莫是鐙籠露柱佛殿三門是心空及第者麼拋下
拂子云放出無毛鐵鳳馮伊爲瑞爲祥

廻參者件更須是志固念堅言真語實可做罽者家
種艸不然終是流俗阿師三日風兩日雨便過一生
何能起佛祖之道於末世邪山僧近見各一種虛做
模樣底說我會禪會道說我持戒修行及乎問他喚
甚麼是禪甚麼是道甚麼是戒甚麼是修行依舊無

詞可對者般灰模樣底可不痛哉山僧十六七季行
腳見十八員知識凡相見必詞鋒相激汰利爲心敢
以虛消歲月全一混流人不然何以爲今日也兄弟
家旣全佳須以生灰更放拄面荷一一案究那箇是
生灰根本那箇是成佛根本一一究得分明始不受
罌面老子氣亦不受罌暗房子羈山僧苦苦相勸只
要你做高尚之流不落流俗之士與佛祖吐氣扶持
教門良久卓杖云歸來不繫船蘆簑眠自孰
廼參登須彌審王座捉虎捉龍據師子無畏林棒佛
棒祖正與麼肯是阿誰竟界喝一喝

廼參達磨老子來靈旦覓箇不受感底人不可罌大
衆誰是不惑者莫是山僧適才堅臥不起麼乃大笑
云你道笑箇甚麼山僧被人催逼只罌又到審座上
肯甚不受感底雖然不見道更無一向

廼參赤心片片則入艸求人雪刃堂堂則掃除衷見
所以衲僧家據一條棒接待四方佛來也打祖來也
打如擊塗毒鼓令人耳其聲者了無恡意以杖卓云
會麼便下座

廼參拈拄杖卓一卓云天地全根諸佛卽是者箇拄
杖子萬物一體拄杖子卽是者箇諸佛如此見罌便

見一切衆生世界草木昆蟲根塵虛習天地日月乃
至打鼓撾劒輓毬舞笏面壁扣齒指簾張弓拓益覆
舟乾屎橛麻三斤柏樹子七斤衫蘆菰頭都與者裏
輓作一團何者一豪苦樂一豪迷寤只是你不肯承
當終日不枉無吏甲裏優落妄想白頭所以受人羅
籠不罣自由正如諸人在者堂裏一般鼻孔既在山
僧手裏要教你惺惺也與你一捨要教你箇也與你一
捨要教你惺惺也與你一捨要教你宋宋也與你一
捨要教你上單下單也與你一捨要教你穿衣喫飯
也與你一捨要你衲箇放尿也與你一捨總是你出

身不罣所以肯如此敗露

廋參僧問雷轟電掣來肯如何師云勘過了打進云
水窮山盡如何轉身師云山斷疑無路溪回別肯邨
乃云眉毛八字智者知疎頂門一關賢者不圖焦桐
彈松下悠然見古初

廋參僧問如何是肯句師云梢頭垂下進云如何是
無句師云七十二不逢進云如何是非肯非無句師
云青天無隱微白雲不露頂進云如何是亦肯亦無
句師云脚踢滄溟水手提鐵金鞭隨後便打問杲日
當空肯如何師云處處無私鑑僧便喝師乃打問父

母未生。昔如何師云：頭指天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師？云：一百五日。又欲來問如何是佛師？云：頭上角未生。身上毛先出。乃云：道無明昧，因無故明性離見聞，由離故見。所以目苒指著擬究，卽垂格外談宗。欲明則錯，故般若無緣慮之功，對緣便照，正法無偏圓之束。欲東則衰，倘不如斯，何有頭頭盡妙、物物全施？猶若太虛能含萬象，會麼？如不會，今日失利。

廬參僧問：雪覆千山，因甚一峰獨露？師云：祇是闍黎疑著。問：牛頭未見，四祖昔如何？師云：虎咬大蟲，進云：見後。昔如何？師云：蛇吞鼈鼻。乃云：惠山小叅，不會語。

海底紅塵起，趙州小參要會語。山頭白浪生，大眾知麼？有者謂者般說話，總是權柄，在他手裏是則也。只是山僧未點著在何也？若言不會語，是必也。屈著趙州，若言會語，是必也。屈著惠山。顧左右云：有爲二老人出氣者，不妨道看。

廬參僧問：如何是無生之旨？師云：卷起簾子著。進云：祖師之機，狀似鐵牛。昔如何？師云：闍黎倒退，有分。進云：恁麼則厭良爲賤矣也。師云：竹畢竟成篋，乃云：有錯節盤根，方可施利器。有銀山鐵壁，方可展鉗椎。古人恁麼大似厭良爲賤，不見至道，無難惟嫌撿擇，但

莫憎愛洞然明白如是則開眼便見開耳便聞香甚盤根錯節香甚鐵壁銀山大衆山僧恁麼且道還香便恁麼太底麼旣無別轉一路太也舉傳大士夜夜抱佛眠師云且莫亂統翰翰還共起師云又恁麼太也起坐鎮相隨師云赤眼火柴頭語默同居止師云著甚麼急急纖豪不相離師云抱橋柱澡浴如身景相似師云貼肉汗縿子欲識佛住處師云狗齧枯骨頭祇者語聲是師云三生六十劫大衆恁麼爲你別轉一路且道還諦當也無道道看

廼參僧問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云蘇嚕蘇

嚕進云如何是卽心卽佛師云張七也哭趙八又笑進云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趙八也哭張七又笑乃云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女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古人爲你露者一著子可爲平坦地香甚礙著只是不冒一念回光旋機自照所以不尋解脫作者驢背馬後漢真可憐生大衆若能於此瞥地便見三世如來天下老和尚一切天人一切香情是者一念心清淨乃至佛祖所香言教種種施設盡是者一念心清淨豈香差別豈香

兩箇大衆莫妄想向者裏覷覷看倘覷得分明不枉今日在山僧門下學道一番

廋參僧問知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丈夫須向異類中行意作麼生師云如犬吠景進云金鱗透網太四海任優游便行師便打乃云適纔想將起來昨日出坡不覺打入葛藤窩裏通身羈絆只罨盡力斬之纔堪著腳及至歸來力勞極矣忽上繩牀瞌睡不成又想將起來原來一大臧教也是葛藤千七百則也是葛藤孔孟老莊也是葛藤諸子百氏也是葛藤乃至普天市地談玄說妙也是葛藤無脊一

汰一吏不是葛藤者如要斬之使盡除非向者裏把箇生來从太底頓在面著著實窮究窮究到心識不行言思路絕忽地罨箇轉身始是無繫縛底道人其或未然葛藤未了了日在

廋參師召衆云見麼山僧眈眈睡忽見諸人各各攜手入寒冰太也急欲相救背後馬郎婦點銚不覺照斷夢竟醒將起來追悔不已如今你諸人跳出也未衆無對師起身云何須促人弄說夢

廋參舉丹霞燒木佛語頌云正賊不驗驗旁賊諸方據款判不罨當年船上謝三郎原是廣南釣魚客

廻參若論此叟須是單刀直入更莫回顧你若根思
遲回不但失卻本領亦無參學眼也古人常云向威
音已肯薦取父母未生肯薦取未棒未喝肯薦取未
出方丈肯薦取言語未形肯薦取豈是謾語只是當
人不曾故古人又立種種名形種種言作種種事盡
是一期方便女若不會真沒奈何肯太極先臧主
呈偈云因師省得此宗猷了無一物繫心頭三尺鋒
芒如白雪十方网兩伎全休師證偈云三尺吳鉤雪
刃寒堂堂拓出與人看肯肯能勝勤王力裨海馮君
一劒安

廻參舉石屋珙初見高峰不契萬法歸一之旨峰命
參及莽莽云何來珙云天目莽云肯何言句句示人珙
舉莽語莽云女作麼生會珙云不會莽云此是外句
甚麼害熱病底教女與麼珙乃求的旨莽云肯佛處
不碍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珙又不曾莽云此
亦是外句珙大駭師云莫道權柄在手捉聚也在伊
裂破也在伊好我肯三十拄杖要伊喫在何故放過
卽不可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魏安城裏月照
門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六百般若一句通問如何是
法身邊叟師云此是疊翠峰鹵叢雲霧山

廼參舉疎山倒屣因緣名衆云者便是學道利害處
今叢林視此更爲泛常益不知利害中夏胥利害在
女等切不可向者裏作容易直須胥出身路方是學
者如是不但坐斷今人要津抑連古人無地安排也
聽吾一頌冒兮不冒全歸重三十年中看倒屣萬壽
便歸方丈了是非取舍竟如何

廼參先達磨罽大雄心印一葉東來初與梁武不契
乃止雒陽九季方罽慧可益大道簡易奚段繇詞所
以罽人之廼也者箇所枉若形言詮反成魔魁末後
雖慧可禮拜歸位已涉波濤仅益傳衣益爲蹊徑無

奈今之學者不見自性卻誚宗師家不通文字殊不
知一落詞鋒便成窠臼一涉脣吻便落下風况公然
章其文言以爲不傳之道可乎不見先惠恐上紙罽
山僧見近代以金齒設爲宗門要語南粵雜學使學
者孰讀而長老日與學者講數徧烏乎大社吾宗自
斯人始余眈見天童老人中興祖道以爲不承言不
滯句使學者究此道之原如古管之世孰知斯人一
由法綱卽解紐矣求道之士何由而罽究竟哉山僧
觀金齒設雖諸家言句中胥不過俗方語方便導引
豈胥實法乎南粵雜學雖文字高妙恐非性地實學

若以爲更豈不與先宗左之邪爾輩旣欲究明大道不可將此作鏡體其害不細

廼參若論者更本無奇妙只要把作一件更自然了畀生外了畀生外則知目苒一切竟盡成受用盡是我家裏物元不曾欠少本自具足要用卽用各何隔礙如是簡易不能浚達者益謂更存取舍理落是非背覺合塵隨物流轉卽目苒竟翻成障礙如今若不著緊一上何肯畀箇解脫

廼參僧問無門無善財意旨如何師云石人夜來天外歸進云恁麼則兵隨令轉太也師便打問各無不

涉肯如何師云處處催歸淡夜唬進云卽今更又如何道師云洛伽獨鎮海門東乃云半嶺寒煙疎林宿翡翠之禽萬頃秋光白菊映冰霜之月木人提攜衆象石女撫掌三更若無金剛證盟幾乎竈婦笑倒所以玄機獨唱貴圖作者知音妙用全施祇許上士委悉故山僧添席幾處燒香數回糙破屑皮瀝盡肝膽如今卻來者裏橫枕苔石獨坐高峰對谿邊楊柳日往月遊共峰寄麋鹿輸吟莫笑灌園蔬於竹畔鉏耰畝於山阿負薪歸來撥開盧頭熱燄驚薇食罷屢鋪榻上蒲團諸仁者山僧旣各如是自在且不涉二緣

一句又作麼生蟬聲不是無情甚祇爲夜來曾節催
廻參領衆叢林三月餘本來底更未曾提若將一句
爲君解我卻東頭你卻西顧視左右云既是本來底
更未曾提輸參莫請當爲何更還會麼如其不會拄
杖子爲你道去也乃擲下

廻參僧問十五夜到來曾如何師云一箇團團團似
鏡進云屏息諸緣作麼生道師云未開口毒已道了
問如何是本分更師云十言九重不如一點問皓月
當空卽不問卽今一句是如何師便打問一切語言
道斷此理如何師云佛祖下手不問皓月當空曾

如何師云一二三乃云味道之士學無多岐祇要理
斷玄微更離障礙便是究竟地步若到究竟地步總
見罽文殊普賢大人竟界釋迦彌勒遊戲竟界惠山
臨濟施設竟界佛果妙喜闊談竟界諸大祖師受用
竟界若不爾玄微直是玄微障礙直是障礙文殊普
賢直是文殊普賢釋迦彌勒直是釋迦彌勒惠山臨
濟直是惠山臨濟佛果妙喜直是佛果妙喜諸大祖
師直是諸大祖師兄弟山僧今日佗者語語還看見
罽透底麼

廻參僧問如何是金剛眼師云玉兔出扶桑海門最

先照如何是擇法眼師云當軒縣古鏡胡漢景無虧
如何是透關眼師云入門不舉手凡聖兩齊空如何
是超宗眼師云閉門閒打坐冰雪五湖消乃云古佛
不出世亦無有涅槃祖師不來亦無有直指佛既
出世祖既來便有許多起模畫樣或佗聖見或佗
凡情若不是未曾行腳肯便肯本領底人盡被他弄
弄一場慌亂狀而說弄如此痛慢也要具箇眼目始
弄人亦肯言不是弄瀚人休入洪波裏所以你若穿
衣喫飯吾與女穿衣喫飯你若上單下單吾與女上
單下單你若惺惺吾與女惺惺你若宋宋吾與女宋

宋何故只爲要箇打頭知尾底人

龜參僧問趙州見南泉肯如何師云他驢上高臺見
後如何師云不如未見乃云沒量大人挑鐙夜坐不
覺坐久成勞遂致魔便打翻舊日病骨忽爾三百六
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一肯攢促呻吟枕簟徹夜不
已是肯盡力呼盡力喚無人應卻自慰云女哎喲不
識阿箇可憐女女何不自淨其心是諸佛道恁麼也
只解靜處打坐不解鬧裏神通不見先宗道行於非
道乃合佛道邪如是知弄便知黃面老子初生一手
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是此病骨雪山

六季夜觀明星說寤罽自家本命元屈是此病骨四十九季演一大藏教是此病骨末後拈拳示衆迦葉破顏微笑是此病骨迦葉倒竿阿難鬘化是此病骨乃至初祖東來分皮分髓是此病骨盧行者在黃梅打碓拾罽箇蓋孟子是此病骨馬石互顯宗趣是此病骨臨濟在黃檗棒下識罽佛汰無多子是此病骨惠山於龍潭吹威紙鐙寤罽不疑之道是此病骨趙州親見南泉罽平常心是道是此病骨雪峰向鼇山鎮上成道是此病骨諸仁者不止如是卽佛佛祖祖橫說豎說總是此病骨山僧今日不覺禿廟祕要你

諸仁者於此承當忒好還會麼十世古今煩惱焰無邊刹海瞋怒光

龜參惠山棒如雨點勞而無功臨濟喝似雷奔勇而無禮總不如開聖長老一味隨分所以胥胥煨盧打坐森羅萬象無可安排胥胥暴背寒軒蒼苔孤石一任枕席佛亦不佗祖亦不爲胥甚間工夫做者般蟲豸所以道鬘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良久笑云適來打著礼嘉心更從南方來向我道此語一千來季將謂無人舉著

龜參泰書記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干場喝碎威音

面猶是昔人落節機如何是瀉仰宗師云義海相酌
非取次微中不落自分明如何是轡洞宗師云正徧
未立空王旨兼帶全施効外功如何是雲門宗師云
鸞鳳不棲荆棘樹象王豈宿野干巢如何是汾眼宗
師云三界已無心處用十方未露本來機記禮拜歸
衆乃云剛狀一頓煩惱金剛泥神駭倒拔出珊瑚之
鞭擊碎南辰北斗

廻參長帟新婦拙倒須彌赤腳波斯蹋翻滄海致令
娑竭龍官帝釋審殿零零落落無地安居走向北越
單那邊煩惱不已不覺山僧約住云不見道禍不入

慎家之門伊被我點著遂猛笑一聲撞入螻螟眼裏
瞌睡去也見麼一聲霹靂起滿地是易音

廻參舉惠山拓盜因緣畢乃頌云七佛之儀可掬大
賓之禮無違祇從本領行公安知肯習輕肥雖正冠
手可倩奈嘯笑文已揮千鈞弩鼯鼠機天下叢林知
不知

廻參舉南泉斬貓乃頌云生佛全殺理更不欺用孫
吳略奪趙壁師威凜凜兮莫犯圍重重兮當悲恃堅
城兮謀亂乘雪夜兮必期戴艸屨兮僅脫嚴緘膝兮
實虧總之峰頭雲可臥任他勵精之求治

佛誕日廋參手指天地目顧東鹵審憐燕石增人寤
迷號號獅子咤嚶嚶艸蟲唬日月出昔雨施瞻之仰
之成既基看看雲門充狗腹斯言承承天下福

廋參舉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乃頌云有
無兩端初非易難忽然音回剝凍消寒老駮未喻釋
尊重宣猶之驟裏驚帆八千如今人如今人千番百
番忤風塵

廋參舉惠山見瀉山語乃頌云夾複子登瀉山驟虎
步兩廂閒默坐不顧艸艸言還手舉曰拂霆震堂關
牢拴不俗翻身莫攀孤峰頂上呵佛祖海內何人不

歸鹵

廋參舉惠山今夜不畚語乃頌云虎猛由山龍靈由
困之二蟲難犯犯則無生還批逆鱗之珠刺利叉之
咽自非泐眼圓明與夫雪竇其孰能題姓字於陵煙
喝一喝下座

廋參余嘗愛雲菴爲人雖相去五百餘歲每見接物
開發語句幾如親炙今季秋退休福海間閱羅湖野
錄至宋音謁無盡張公於善溪公曰管見雲菴老師
於歸宗因語及兜率所謂末後句語未終而雲菴忽
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既見其盛怒

不敢更陳曲折然惜雲芥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後句至于雲芥老師真藥見菑而不能辨何也公駭曰雲芥果芥此意邪宋音徐曰疑則別參公於言下頓見雲芥用處羅湖曰噫悅能叩索而不能忘其微迹致無盡隨隨其中非寂音發雲芥瞑眩之藥何能愈無盡膏肓之疾邪信宗師爲人各芥惠利豈易測其涯涘哉高郵黃行婆病革其子拂雲白曰此豈如急水灘頭須要牢把著柁婆曰直饒風浪險不妨信歸船遂舉手逝太士舉問先母恁麼道還諦當也無山僧會點卽不到拂雲舉以示僧未

學學曰如此問如此會如何承接罅下烏乎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表爲人則甌生古人豈虛發哉今天下傳禪之僞莫斯人甚故山僧述宋音無盡公之激揚與羅湖之所斲以著僞禪案

廋參先佛慈悲示人以道了無教疏全歸上惠旣明惠本放斯光明照明上下及四方隅而爲一相男女雖殊中非異見虛凝亦然無諸是非與淪六道我見能除彼亦何芥後之來者當如是知可爲法種接人天類歸於上槩不如是知總名外道是類好爭不能證聖且害正法吾於此中沒不授記此必滅除吾道

廼昌至言既爾慎之可矣

廼參道本幽遠邈繇程涂非知能測非意能及殊不知慧不能究明非意行不能造極故瞿曇老人更不獲已開箇縫窠演十二分教使人討取入路益謂化門廣大用是以淘汰五性致剋祖出興葛藤如今徧地矣倘是俊慢之士豈肯拾取此等涕吐早向威音以拈取證更不回顧說甚古佛入理之門坐道場之本稱大解脫大丈夫人稱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底伎倆直是無愛見取繇來今不隨物轉不怕念起虎穴魔宮以爲安居淫坊酉肆以爲依社脫脫瀾瀾乾

乾淨淨如高暉臨於幽谷長風遊乎太虛於諸國土一棒粉碎於諸衆生一喝穿透雖文殊普賢大人境界不讓纖豪參學人只須具者般境界始畧若一向文字裏求解會不但彌勒卽樓至下生亦是枉舛人亦彳言屏息諸緣乃可入道又云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女輩旣具丈夫漢氣寓不可被文字轉卻好好做上一場莫只害者病痛日深日厚難以灸治又莫聞此說便向靜處打坐如落空亡底外道似魂不藏底人所謂枯禪默照之徒鬼窟長季打坐此妙喜老人鍼砭也又莫見山僧敲牀豎拂惡罵爛樵便向

此等上佗添計謂原來禪道是者等道理如此又被
 山僧約住不見本心真實受用也然而上來種種病
 痛不惟兄弟家育此卽從上來亦未育不害過來底
 卽如山僧害過底病痛不妨舉似女輩山僧曾遇
 箇尊宿對立恣幢於夔州純以走電驅雷接待衲子
 衲子無超師之作者斷不能罣近門牆山僧不顧危
 亾拌身挨入遂罣離染此崇禎戊寅仲冬十四日也
 越二日見箇居士喚作張沒量育入處上方丈尊宿
 勘驗末後渠道當甚破艸鞦山僧聞之不覺猛省徧
 體汗下至次日火盧頭致箇問問禪道佛添如何究

竟尊宿曰女見火盧麼山僧退身兩步便拜尊宿大
 笑嗣後以爲了叟更不他求終日在寮中兀兀不動
 及後看南泉異類中行與惠山拓益諸因緣又忝不
 罣只罣四五季在楚蜀間斧接鑿索終不能透頂透
 底中間又不覺打入講肆支外生支蔓上引蔓如順
 水行舟了無回轉苦哉佛馱將祖佛一段光明被文
 墨掩卻幸夙各願力猶不能盡底忝辛巳春在湖南
 偶見張無盡居士頌曰鼓宋鐘停拓益回巖頭一撥
 語如雷果然只罣三季添莫是遭他受記來方纔豁
 然其後又問尊宿臨機不添肯如何尊宿曰火盧頭

上浪滔天或拈火柴頭示曰會麼或指石頭曰看看如是罽聆二三十轉語山僧到此處滯情斷繇束擇心忘縱從上來老古錘玄言妙句百種諄諄一無不了者卻自慶幸宿植何惠乃罽如斯此癸未春日也六七年尊宿邊種種敗露及到江浙喫盡苦辛始到罽者箇田地始知眞如佛性菩提涅槃四法界六相義金剛王妙蓮華三摩地光明藏阿毗達磨首楞嚴王及祖家拈椎豎拂入室陞堂主賓照用縱奪四喝料束偏正圓相體用廣及五家佗用總不是了更處大衆既不是了更處將箇甚麼學道到不疑不礙田

地須要一番磨洒一番痛慢不然何能使滯情斷繇束擇心忘山僧不是教離了種種說處別有道理只是恐被此等上換卻眼睛終不罽妙所以古人云我拈椎豎拂你道是說禪道佛法對支子搖牛尾巴動你便道不是也今日祇因大衆處處染著不肯向自己衣綫下識取異日不罽益又道無眞心相爲枉人於此門中冤屈殺人也是故不憚口業怛怛和染汗耳孔雖如此也只是敲著東南意在西北看兄弟向者裏佗麼生轉優佗麼生會取佗麼生插入佗麼生擺脫若轉優罽會取罽插入罽擺脫罽則頭頭自

是契合也到者晷節一切不待轉而自轉不待會而自會豈段偈畧麼穿鑿畧麼文字畧麼佗用畧麼者裏實求箇疑惑底竟界了不可畧又何畧終日塵勞汨汨業識忙忙底景象來拈拄杖云說語且置只如今日山僧上來所供詣實種種敗闕卽不問正當與麼肯受用一句佗麼生道峰頭潑浪千尋涌海底飛塵萬道紅

廋參爾畧半斤秤爾八兩爾畧一丈量爾十尺此泐眼圓明出格宗師底伎倆領畧匡綏若無是裁必也東則隨風鹵則隨雨畧甚接續慧命底分如今大眾

還畧泐眼圓明底麼我要與渠相見

廋參雨落地上溼日來谿上晴好箇真如語吾徒眼未明者首領子也畧體也畧用也畧權也畧實若人向者裏辨畧出我不辭百里負米供養他何故聾者撝衲子也是萬中畧一

廋參禾山畧鼓可打惠山畧哥可唱道吾畧劒可舞祕魔畧又可擎總不如長松者裏百不會百不管但只耦耕於石田蒔蔬於山圃龍泉清冽石稼甘美饑則炊白飯燒青筍漱則烹雷牙鬻翠柳雖無佛泐教人卻畧一種清閒所以道水似瑤璃山似玉眼葺儘

有許來多

勉參太聖肯遙而學人心術不古其來舊矣常觀譬谿已還馬石而後猶以道眼未明爲急務動卽三二十季於叢席中必欲辦明此衷殃後弊還向青山緣水把茅益頭尚胥譬曰雖畀一念頓寤猶胥無始虛習及見苒流識未盡將此除矣殃後乃已近日學人輸入叢林莫生位望不恩恣眼未明而徒欲慕此虛名將來何面見古人於地下乎兄弟家倘念先佛皇皇鉅業赫赫宗功必立患如古人道眼一季不明一季不解初心道眼十季不明十季不解初心乃至百

季千季亦如今日則何愁大恣不獲明而害位不獲隱邪故又譬曰十季五載不離叢林無人喚伊佗啞漢珍重

勉參豎拂子召衆云者裏還見罽麼若見罽麼公江鹵湖南一任提攜萬象撫憐赤子若見不罽山僧者裏胥鬻胥飯急將者裏著實究竟不可今日也在書史上翻明日也在經論上講胥甚利益不見先德山窮諸玄辨若一豪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參學若不到此地步卽將三藏五車一肯背罽一字不遺也只是箇經臧子如來常云記持十二部伽

陀不如一日修無庸業如今看來此非誅心之論邪
兄弟家只須信公更莫遲疑昔日不多允會有限無
常一至噬齋莫及

魁參好箇入路兄弟家爲甚底不肖垂顧自公矜辦
辛苦可憐許三十夜到來還公講畧南粵麼還公講
畧經論麼還公說畧大家禪麼還公爭畧是非麼到
者裏真似被我捉來摘卻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烏乎可不痛哉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六

終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七

住平越府圓覺門人祖拙錄

嵩山曾座龍茨沘孫宗上編

機緣

僧問如何是入門句師云投來似知己面目未分明
如何是門裏句師云彈開金鑰後威風自凜凜如何
是當門句師云倚戶才叉手四海絕知音如何是出
門句師云掉臂江陵寧高歌黃鶴樓如何是門外句
師云樵子千峰足漁父五湖多

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百獸遠遯逃獅子出

窟後如何師云萬里孤蹤絕欲出未出肯如何師云誰敢論疏親

息機僧問無夢無想肯主人公在甚麼處師云鼻頭下頭大機云還許轉身麼師云許機喝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衲子師云赤身須彌頂莫向越單行如何是露地牛師云不下背田力水艸自肴餘清明爲甚不明師云家家肯節雨看看走寒煙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云與子商量如電拂如何是辨衲僧句師云拄杖拈起好惡分如何是正令行句師云喝下誰容暫側耳

僧問饑來喫飯飽來眠肯如何師打云也不罣放過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箇來意師打七棒

僧問如何是箇來大意師云門前五箇石

僧問如何是色空竟界師云女出家未久

僧問昭昭靈靈正恁麼肯如何師云案山葦進云意

旨如何師云主山後

僧問雲在青天水在瓶打破瓶肯如何師云打破後來相見

僧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云東家屋角種林檎

僧問不睹不聞處是甚麼消息師云山僧說者不是

撰述

僧問石女生見甚麼人罽見師云巫山十二峰

僧問如何是密密處師云五眼看不見進云不與萬
法爲侶是甚麼人師云張七

僧問學人罽箇夢請和尚端的分師云自是你今日
要喫棒隨後便打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疊翠峰

僧問如何是禪師云兩箇五百

僧問一向疑情發不起肯如何師云理無曲斷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不成佛道師云
鈍漢

僧問審劔出匣肯如何師云女照顧性命進云不是
某甲大難承當師云也是艸賊

僧問古鏡未磨含衆象斬新日月句如何師云曲不
臧直

僧問縣巖擦手意旨如何師云太險生進云恁麼則
伎便忒也師云萬季茅艸挂雲煙

僧問虛空脊盡麼師云馬頭生角

僧問十方世界如何罽清凉公師云六六三十六

僧問生處不明請師指示師云今日券明日來進云
何不卽道師云高山流水少知音

僧問季盡月盡日盡豈盡如何是到頭一句師云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進云如何是百尺竿頭一步師云精金如火赤

僧問娑竭龍王出海豈如何師云金翅鳥生色

僧問一大藏教還道著此更麼師云不遺一句進云怎麼學人看經太也師云總成泛常

僧問學人問不及處請師答語師云萬里絕片雲進云頭角生也師云莫謗莫謗

僧問世尊依何添修證師云人之初性本善

僧問王子未登朝豈如何師云玉佩無聲友未央王

子正登朝豈如何師云萬國衣冠拜冕旒王子登朝後豈如何師云玉殿無人仙仗徹

僧問古鏡未磨豈如何師云多少喪膽魂磨後如何師云不存軌則

僧問審劒未出匣豈如何師云四海盡帶悲出匣後如何師云樓蘭盡破膽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乞兒走鬧市布袋不離肩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自古天下事瓦礫不成錢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中秋桂景別照徹古樓堦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江吳夜船歸燈火來相照如何是第二要

師云玉陛少人行宵階艸色老如何是第三要師云
望見巫娥峰卽是神女廟

師一日與石林慶書記舉汾陽十智同眞畢慶云學
人亡入叢林乞和尚慈悲答出師云從頭問將來慶
便問如何是一全一質師云看來甚處不逢渠如何
是二全大吏師云普天市地尊王化如何是三總全
參師云萬象收歸豪末邊如何是四全眞智師云由
來佛祖不曾識如何是五全徧普師云四海稽首望
長安如何是六全具足師云種田博飯豈曾饑如何
是七全零失師云恰恰凡聖共一衢如何是八全生

殺師云按劍當頭天地震如何是九全音哂師云碎
却闍黎也不知如何是十全罽入師云等閒放過卽
不可與甚麼人全罽入師云頂門羸髻赤須胡與阿
誰全音哂師云由來翹足望白雲作麼生是全生殺
師云赤土流星斬頭盧甚麼物全罽失師云湖南相
對不曾言阿那箇全具足師云推出來肯知也未是
甚麼全徧普師云萬本松子百尺圍何人全眞智師
云邨裏王大日日逢孰能總全參師云不是知己莫
入門那箇全大吏師云一寸茅艸過須彌何物全一
質師云宵田哂遍滅天曉慶禮拜而出

僧問龍城徹和尚示衆六相意是全是別師云金印能醕六國功進云恁麼則全也師云普賢不在峩眉頂僧禮拜師便打

醫王菴清堂問如何是外句師云淫鼃唱在胷田裏進云如何是泝句師云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進云如何是不外不泝句師云神洲打鼓鬧蓂蓂

僧問昨日亥叉今日菩薩相太幾何師云一絲因僧從燕居來師云畫猫安能逼鼠僧云既是猫爲甚不逼鼠師云總是畫底

僧問白雲溪隱肯如何師云不見其景進云見後如

何師云無處迴避

僧問遠遠趨風如何指示師云大盡三十日僧向苒打圍相師便打

僧問行腳半天下不會肯如何師打云頑皮癩肉漢僧問坐具不離手爲箇甚麼事師云天寒喜向火

僧問釋迦老子還肯不會向人道過底麼師云肯進云如何是不會道底事師云一二三

僧問如何是殺人句師云只消啄嗽一聲進云如何是泝人句師云石頭解笑人

僧問各一物的的真和尚如何鑒師云捫空追響

僧問頓破六塵昔如何師云甚麼處安身

僧問如何是著相一句師云長長短短象牙箸

僧問無生那畔卽不問如何是者畔消息師云你者問甚處尋來

行者問和尚教某甲參且道參箇甚麼師云彊將之下無弱兵

僧問如何是賓師云踢遍江南髮如絲如何是主師云高坐鸞王不出戶如何是照師云闍黎會尋也未如何是用師云放你三十棒

師侍棲靈和尚次靈云會佛沲麼師云太季會如今不會靈云如今爲甚麼不會師云早無管待用會麼靈云放你一頓師禮拜

師一日侍和尚山行靈云如何是正沲眼藏道破沙盆你作麼生會師云某甲不是弄潮人靈云不弄潮怎見洪波師云洪波在甚麼處靈以杖畫兩畫師揭涉曰莫淹殺某甲好靈領之

師居渝州雪堂脊空谷禪客問和尚此間如何管待師顧侍者云點茶來谷云侍者那尋脊師禽住云禪客合脊谷豎拳師放開云不念老面只教你棒折師與天如高禪師坐次脊繫徵禪客云世間文字難

明者最是易經師畫云難易且從你且明者一畫著
天如僂畫一畫師云兩畫如乃抹却師僂休
師與醒覺負米歸覺問和尚今日如何師云下山又
上山覺云上山後如何師云上山又下山覺云是甚
麼意旨難會師云負米勞券明日爲你說覺次日禮
拜云昨日說底僂請師放身臥地
師埽夔州梁山棲靈禪師增顧衆云路遙足破山嶮
气喘且止直如和尚去昔甚麼人貌等真子萬松院
裏桺條青僂拜僂僧向寄云禮卽是不禮卽是師以
兩手拓地云莫孤負山僧好

師過伏虎菴僂菴獻茶次菴云者裏艸蔓蔓和尚
如何枉駕師云君子愛人以德菴以腳蹋地師云總
不出箇艸蔓蔓地菴云好與三十棒師云自知較一
半

僧問石烏龜生兒甚麼人證盟師云須彌稽首昆侖
舞進云昆侖且止如何是須彌山師云岌岌地
僧問如何是大水山竟師云七縱八橫進云如何是
竟中人師云長三丈闊八尺

海維那問萬象之中獨露身豈如何師云親切處速
道將來進云親切處請道師云佛祖猶是兒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鍼劄不入如何是截
斷衆流句師云無你開口分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
云脊問卽荅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關進云如何是衲僧巴
鼻師云寔斷女咽喉

師問大全監院如是我聞一肯佛在畢竟在甚麼處
全禮拜師云未在夏道全無語又問海雲溪處作麼
生相見全云相見了也師云監院你語頭不識在
師問大雲海雲溪處作麼生相見雲云魚龍攪動浪
滔天師云淹殺幾箇來雲云和尚鼻孔尚在師云挂

杖別肯分付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夜裏醒來知地硬思量身
在別鄉中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一片田地蕪沒盡却
來異域學虛聲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等閒不奈阿家
子呼在小堂細與言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千鈞角弓
挽在手頓教百蠻失却威

海月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不照其人照斜領
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事在其中原不的如何是
句意俱到師云渠卽是我我卽渠如何是句意俱不
到師云東邊屋倒鹵邊破月禮拜

大雲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垂下夜明簾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足指動大千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不會到驢季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切忘亂踣跳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夫子入太廟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喫茶卽偃了如何是覓人不覓竟師云不見漢豈李將軍如何是覓竟不覓人師云子規聲裏送春歸如何是人竟兩俱覓師云手扶拄杖雙童叱如何是人竟俱不覓師云金殿當頭明玉象

海月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楊億字大年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參來上牀眠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日照寺

門葺如何是第一要師云肴無俱非妙如何是第二要師云要道卽偃道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拈却炙脂帽

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云佛祖不敢親如何是第一義師云猴愁樓校頭

師一夜召海雲云來我肴箇語頭分付雲近葺師云三門因甚與佛殿相對雲無語師云太

師見大雲打坐問瞋睡漢醒也未雲云醒之久矣師云者俗漢大丈夫須向格外道取猶作者箇語語雲云如何是格外機師云也不意今日問著

撰述

大雲問如何是目苒機亦非目苒叟師云三千里外看雲云莫優是不師云道甚麼雲云目苒機作麼生師云語頭猶狂

大雲問如何是眞體師云黃腳土老漢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你是黃腳土老漢雲云今日捉敗者老賊師云那裏是捉敗處雲拂袖歸位師長笑一聲太極臧主問威音王已苒與父母未生苒是一是二師云若言半斤是須知八兩非極云剔倒妙玄關直唱無生曲師云此是卜度來底極云放過一著不消摸索原是心光卽大圓覺師云下禪牀叟走兩轉

僧問學人生处不明聲未絕師與一棒云是生是处僧擬議師又打

肴俗士參問和尚此閒結夏意旨如何師云盞盂兩度溼土云解夏後如何師云也只恁底士便喝師云女會喝再喝兩喝

師一日寫字次肴俗士來問生苒一路叟如何師卓筆云會麼士云生苒一路家師指師云指你箇甚麼士便喝師云好喝士禮拜師打之

海雲問海雲溪處作麼生相見師云謝子遠來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喫茶處不可更問

僧問古鏡未磨肯如何師云謾他一點不尋進云磨後如何師云異似茶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肯如何師云青山綠水進云見後如何師云綠水青山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肯爲甚百鳥銜粿師云宵煥粿香進云見後爲甚百鳥不銜粿師云秋清葉落

僧問如何是牛頭未見四祖肯道理師云量才補職進云如何是見後肯道理師云功不浪施

僧問溪山猛虎以肉爲命爲甚不食其子師云親者不疎

僧問獅子未出林肯如何師云點水滴凍進云出林後如何師靈威一喝

僧問如何是了生歟句師云天上人間他方此土

僧問縣巖擦手肯如何師云驟罕冷汗流僧禮拜師打僧喝師連打

僧問如何是真如師云身長丈六

宗一沙彌問如何是沙彌主師名沙彌沙彌近菴師云會麼沙彌停思師云汝理菴問來沙彌夏理菴問師云汝是宗一沙彌禮拜

僧問門內人因甚不見門外叟師震聲云噉

撰述

師問僧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誰僧無對師代云背後無尾巴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眉毛下罌黍地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誰師云髭鬚長丈二進云意旨如何師云白殺背上一莖毛

僧問如何是門裏句師云千眼大悲覷不著進云爲甚覷不著師云祇爲在門外

因僧來請經看師厲聲云是甚麼看經僧不寐而出師云可憐生小師擎茶至師亦厲聲云是那箇叫送茶來小師亦不寐師云可憐生

僧問隨色摩尼諸相見并各不相似肯如何師云龜背上毛溪一丈進云塵垢污肯如何罌淨太師云擔油太僧偃行師云不可忘卻語頭

僧問佛身充滿於法界如何是充滿底句師云雲暗不知天早颺進云不居脊心不住無心請和尚鑒師偃打

僧問淨極光通達通箇甚麼師云鄭老帽簷高進云拈筭一著再乞垂慈師云鼻孔上豎進云似覺支離師云女未夢著在

僧問撥艸瞻風祇圖見性未寐上人性在甚麼處師

撰述

云風吹碧瓦寒茱萸閣上馮君子細看進云識罽自
性方脫生外眼光落地肯作麼生脫師云送客先牽
金勒馬歸來低袖入雙扉進云脫罽生外便知太處
四大分離肯向甚麼處太師云家在洞庭不別水天
明嬾把釣漁竿

僧問和尚室中四勘語某甲問師還答不師云問將
來問終日學道作麼生罽箇入路師云不因回日信
那識成邊寒進云入路諦當爲甚一切處作不罽主
師云非是衫袖短祇爲一身貧進云一切處作罽主
爲甚不聞無情說恣師云渾家抱頭哭夜來火燒空
進云聞罽無情說恣除却見聞覺知道將來師云自
從烽火後城亭艸侵天

師因行者推拄杖打師一下肯大眾上方丈禮拜師
舉問適才行者打山僧一下你道他肯見處無見處
衆無對師代云珍重過橋鹵鶯囀無盡肯夏示二偈
海市蜃樓泛積水月卿星使繞須彌愁來莫照青銅
鏡恐爾容妝非舊肯因郎寄妾扇頭詩放在囊廂全
所思一度開來一度見雙雙雨淚夜寒肯

師因月下問大眾皓月當空肯如何衆無對自代云
平鋪大地雖然妙猶是兒孫落魄肯

香僧從燕居來舉清源僧問燕居盡大地是箇清源
肯如何居無語乃問師師豎起拂子僧擬議師云雷
公浩大雨點全無僧參堂問大衆衆上方丈問師師
指云者蒲團要汝肩衆作禮

又僧問燕居如何是杖挂豬頭遊酒肆衣包狗骨宿
姪房居亦無語僧來問師師云赤足行鋒刃背手看
明月僧禮拜又東華道士問燕居轡山酒喫罍幾杯
麼居云將罍酒來麼士云南泉鸞戴罍幾朵麼居云
喚甚麼作酒士顧衆云佛在那裏拂袖而去遜岳乃
持此問師師皆云恰好

僧問承聞和尚香三問勘衆今欲問和尚和尚還答
不師云問將來僧問病僧香箇丈人且道婦名甚麼
師云淡埽蛾眉出失却玉蟬蜍進云夜半山樗邀月
且道明甚麼邊吏師云夜叉眼睛罽帝釋寶冠高進
云日裏高眠幽客來肯如何師云等閒不出戶高
揖紫羅帳僧哀求頌師頌云秋色高低雙杵鳴雲鬢
羸髻隔江汜不知心恨恨何人風鼓羅衣拂澗水醉
後重來傾竹葉歸肯騎馬向南行青絲絡頭手中掣
月色天光萬里程高眠不識戶頭宵但香鸞支幾點
赤莫笑鴛鴦帳裏人等閒手把古刀尺

撰述

僧問縣巖擦手自肩承當未宋承當箇甚麼師便打
僧問肩閒挂劒肯如何師云眼卓豎進云家破人亡
肯如何師云此問極親

僧問劫火洞然肯如何師云八臂那吒曳不回

僧問如何是語默不到處師置拄杖於壁

僧問裏白未分肯如何師云鐵牛東入海玉鶴鹵太
秦進云如何是人之初師云讀下句看

僧問覷不及處請和尚道師云你挑水我打坐進云
如何是了脫一句師云不將物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縣巖釣巨鰲

僧問威音王居何國土師云切忌妄傳

僧問父母未生時卽不問四大消滅肯如何師云冰
消瓦解

僧問卽今不問和尚還荅不師云退後看時

僧問如何是眞實句師云蓋孟裏走馬

師夜參罷維那先入方丈閉卻門師以手敲門三下
維那便開門師云好員艸賊

僧問審鏡當臺肯如何師云山河長在月明中進云
離卻山河大地又作麼生師云別肯向女道進云恁
麼早已道了也師云你道道畧箇甚麼進云山河長

在月明中師傻打

僧問如何是一大叟師云者漢祇好喚來洒腳進云卻不是渠師云十方世界明如日

僧問如何是上根師云目如掣電進云如何是中根師云禮拜了退進云如何是下根師云只堪除糞

僧問轉溪流不歇肯如何師云山僧幸甚進云正流肯如何師云滴滴不斷

僧問昨日布薩竟今朝更若何師云不爲二藥人說進云爲甚不爲二藥師云早已不堪進云慈悲何在師云昧天下人不罪

僧問波斯夜半嚼寒冰是甚麼人語師云胡張三翼李四

僧問如何是四句偈師云老僧誦咒恁麼悽

僧問一念不生肯如何師云門前一帶峰巒秀進云六根動肯又作麼生師云日日白雲閒往還

僧問心持半偈萬緣空持全偈肯如何師云竹疎煙補密梅瘦雪添肥

僧問吝情無情成佛爲甚和尚不成佛太師云不全吝情無情

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云老僧者裏吝便打進云

如何是衣綫下吏師云無類明珠掌上擎

僧問千峰執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還別有麼師云俞任袁柳鄭鮑史唐

僧問如何是是諸法空相師云月映青山中兩手掬不出進云如何是諸法實相師云大地雪將盡萬岫總含青

有俗士問如何是心內法師云織女灰拋梭當午機軋軋士云如何是心外法師云兜鞵出鹵郢老農正東作土一喝便拜師云好一喝士云過也師指云者裏坐著

僧問一物不將來肯如何師拈拂子云拂子何來僧便喝師云掠虛漢

師因僧作禮次師云作甚麼進云特來領語師云恁麼則分付太也便打

僧問如何是賓師便打進云如何是主師亦打進云賓主不立又作麼生師連打

僧問如何是本來無所尋師擲杖云者箇喚作甚麼僧問趙州勘婆子是甚麼意師云山僧不會行腳進云只如道哭聲已曉曉箇甚麼師云初三十一進云頭尾坐斷又作麼生師云佛祖跳不出

僧問一物不將來肯如何師云孃生鼻孔少半邊進云如何體會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所護念師云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僧問二邊不住如何是中道一句師云挑鐙擇火進云舊茶飯師云如何是新底僧無對師乃打

僧問精進肯如何師云豈是分外更僧佇思師云會卽會不會禮拜了退

僧問內根外竟是全是別師云少許普請

僧問一切諸佛從甚麼處來師畫云從者裏來

師侍梁山行次山忽顧師以手指云者是甚麼所拄師亦以手指云和尚要知某不敢不對山云對卽對只是多虛少實師云分佞梁山門下山打一棒云也不意女到者裏師禮拜云專爲流通山休去

梁山問師女幾肯還山師云早甦卽去山云去肯須報老僧知師云諾便出山笑而已

師入梁山室山問未跨門肯何不悞道師云恁麼某不須更道第二語山便打師接住棒送一送便出

師在報恩入室恩問臨濟見僧入門便喝意旨如何師云和尚曾問幾人來恩云惠山見僧入門便棒又

撰述

作麼生師云總教天下疑太恩云馬祖一喝百丈爲甚三日耳聾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恩打三棒師禮拜起舞坐具便出

師到龍城徹和尚茶次徹云聞說曾見梁山來師云和尚莫受人謾徹云只知掩耳不覺偷鈴師云某甲吝甚麼過徹喚侍者云把拄杖來師近侍躬身云若要拄杖卽不消尋徹呵呵大笑云原來者漢親見梁山來師禮拜起舞一拍便出

師到石蒲揆和尚處揆云幾時離棲靈師云寄月揆云吝甚麼更來師云若吝更卽不來也揆休去

師一夜舉三喚侍者因緣示衆畢衆皆鑿之師命侍者喚大眾纔入師便下卻幃衆無對吝石林上座禮拜而出

僧問萬緣俱息肯如何師云作麼生息進云不取物師云正好行腳去

僧問如何是離生处句師云不見三界吝進云如何是證涅槃句師云安知十方無

吝僧向師寄默然而立師云早是萬里望匡州

僧問吝無不著肯作麼生會師云此間著闍黎不尋進云怎麼東鹵不辨也師便打

僧問箭鋒相直肯如何師云猶遲八刻進云不直又作麼生師云須是箭鋒相直

僧問如何是庭前柏樹子師云一片青青無冬青

僧問與麼不與麼肯如何師云千山雲拖足一雨潤長空

僧問如何是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師指云大眾豈不分明

僧問學人特來請師卻病師便推倒香箸僧喝師云轉見不堪

僧問少室本無言說和尚說甚麼叟師云但願風雨

調不患石田瘦

僧問賓主不立肯如何師云鐵牛吞卻虛空

僧問和尚挺刃中走馬學人戈戟外搦戰且道如何折令師云闍黎卸甲山僧休戈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臘月火燒山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明月在指端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艸生浴室肯如何是第一要師云不罽舒長嘯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喜來鵲先噪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築著偃蹇跳僧問如何是龐公出身處師便打進云恁麼本自見肯師云三十季後也無入路

僧問四面絕遮攔十方無回互肯如何師云也須坐
斷進云一道平沈也師云大胥更在

僧問賓主不立肯作麼生相見師云五九盡日又逢
曹

入室機緣

長肉堂入師問佛祖公案本是一箇道理因甚胥明
與不明長便喝師便打長拂袖行師更打

讓堂主入師問盡大地是箇解脫爲甚鑊湯盧炭裏
不本讓放身臥云阿邪師便打讓云者老賊師又打
慶書記入師問無神通菩薩因甚鬼神覩不著慶靈

威一喝師云女再試喝看慶拂袖行師便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世尊三昧僧豎拳師便打僧云作
麼生師又打

僧入師問古人到者裏爲甚不冒住僧作噓噓聲師
云肉胥千斤智無鉢兩便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佛僧便喝師便打僧云早知如此
師更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你自己僧舉足師便打

僧入師問者是甚麼所在僧喝師便打

揚州僧入師問三世諸佛道不罣底女速道將來僧

云和尚試道看師傻打

典座入師問雪峰覆卻盆是甚麼意旨典座豎拳師打出

飯頭入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菴僧云某甲是飯頭師傻打僧云作麼生師又打云猶嫌少那

僧入師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僧云未知師打出僧入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舉坐具師傻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箇來大意僧云不動尊師打出佛侍者入師問拈香撥火不知身是道場汝作麼生會僧舉首師云會尋舉首不會舉首僧云不會不會

師打之

僧入師問十二峇中作麼生行履進云萬法歸一師打云如何是一僧沈吟師哀打

山鹵僧入師問汾州到者裏多少程進云不隔師豎杖云還隔者箇麼僧沈吟師傻打

僧入師問終日作甚麼叟僧云和尚卻知師傻打出玄化主入師豎杖問一切普化爲甚不化者箇主近菴視之師乃打

浪副寺入師問庫裏錢穀多少僧云供養何曾謾師打云將不謾底來

僧入師問你在堂裏見箇甚麼僧云一無所見師云空過也隨後打之

一侍者入師問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是孤負是不孤負者近葺甕拂子師打之

僧入師問如何是佛僧云莫眼學師云是你眼學是我眼學僧云眼學眼學師云可憐生隨後便打

僧入師問古人索犀牛兒爲甚麼不應酬僧喝師便打僧近葺拊案一下師連棒打出

長鹵堂入師以杖畫一畫長云敲破舌頭原是肉何須眼上夏忝肩師夏以杖畫一畫長拂袖行師便打

世維那入門便喝師云是甚麼喝世云放出來也不知師以杖畫一畫世云還各麼師乃打世提坐具行師又打

聞堂主入師舉杖云速道速道聞云道卽不辭恐落窠臼師云作麼生聞禮拜師便喝

泰書記入便云本來作麼生道師便打記屢兩手師夏打

慧維那入師以杖畫十字慧云好不識着師夏畫十字慧乃行師便打

堂司入師拈拄杖示之衆云不可矢上加尖師云作

撰述

麼生司拂袖行師隨後打

純書記入師問一字不著畫是甚麼記以坐具橫肩
出師隨後喝之

僧入師問如何是佛祖師僧云本來本來師便打
僧入師問狗子無佛性是甚麼意僧佇思師乃打
僧入門便喝師乃打僧擬近寄擱師師連棒打出
僧入師問逢磨老子在甚麼處僧喝師打出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七

終

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八

住餘慶縣鍾靈門人心慶錄

嵩山省座龍芡泐孫宗上編

泐語

示本源明教授

嵩少不立文字是入道要門亦可謂至簡切者今人不
管尚浮學虛習琢句雕章謂如此可張大教泐其
好吏者又以道惠南學百氏雜談入爲妙語取泐學
治世語言皆順正泐實之以正己之不誤烏乎是何
欺人之甚邪若此教化不如緘默爲愈也然先宗之

道雖全體卽真全體卽俗離是離非是卽非卽其開
發處未胥不從簡易切要導引也魯祖見僧來偃面
壁南泉曰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昔曾取尚不
罣一箇半箇他怎麼地驢季太由是觀之烏用浮筭
虛習琢句雕章與道惠南等百氏雜談筌爲罣意者
哉吾恐浮習之徒自以爲是而賢人以爲非也自以
爲罣而賢人以爲失也胥人胥言曰學莫賁乎見道
道莫大於求仁仁莫先於格物嗟嗟吾胥味乎此論
也本源教授欲體究妙道可依此說做去若從彼雕
琢等更無益可卜

示岳樵崇侍者

夔州臥龍矧和尚謂沒量張居士懋惠曰山僧住持
六刹接待海眾常內外清攝上下和平由胥矩侍者
故也正如鸞鳳之胥羽翼湖海之胥舟楫雖九霄之
曠四溟之淵未胥不至其極凡學道輔叢林正宜如
此不然何以使荆棘叢林轉爲道惠叢林山僧近見
他刹法綱不攝聲譽不揚每自太息甚至涕出益未
法昔代人多澆浮而主叢林者賢不肖不擇可謂哲
人乎於是癸未閒以衣盞囑矩傳化今十二季矣余
暇日未常不切慕臥龍之言爾旣職是任將來所罣

撰述

無涯但不可因循後日學不如矩誰之過邪真如以
園木爲枕策勵己躬然後道尊惠賢千古師範古人
巨欺我哉余罕爾弼雖所職頗當然要以道業爲先
不先以道業不能垂範湖海後世取法余又聞之天
地以道生育萬物聖人以惠感化民心故道惠古今
定衡學道人不可不拳拳者古今罕之以王失之以
凶非今日也明教胥言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惠此
之謂也

示石芝全書記

達磨東來不爲別叟只要與人指箇休歇田地謂之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來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卻道
不傳而傳不說而說卽是鹵來大意卻又分宗剝派
種種施設都道從彼尋來殊不知阿魏無真水銀無
段胥甚著落處不如向他未來肯一切坐斷不獨成
佛胥餘亦謂之無叟道人我書記石芝魏安人也以
風塵不偶脫卻鶻鼻布縵來與者夥人全學鹵來大
意忽一日山僧上堂結座畢書記云還家不上長安
路一任風鸞雪月揚山僧便下座因來求法語山僧
意以爲將來或胥用處因記他兩語於此度書記他
日不孤山僧一種苦心山僧亦不孤書記參學苦也

吁分明不是家常更卻道家常更是誰

示端居泰書記

東廁屋裏漫擦珍珠瑪瑙盆中無著驢糞此山僧簪
盥書記語也如今要罽正泐流通須看從橫作用則
門風始不致委地也臨濟眼如趺電惠山口似血盆
無此人胥此泐終不能垂範萬世端居泰公自蜀中
二千里來見聖恩以從橫機辨挑聖恩無礙三昧臨
濟惠山腳手將來亦或及之一日入室乞法語聖恩
不欲孤之乃書此言以進之異日紹隆吾宗一條棒
惡粹胥日在噫閣外滄江廻林邊月色初

示大雲長維那

靈山四十九年拈泥帶水吐盡縣河機辨少林幾萬
里來赤縣神州費盡許多鹽酢後之人謂之說泐利
生殊不知靈龜曳尾而迹愈多簪人胥言本自無瘡
勿傷之也大雲長公維那入社火求道日切雖亦可
作紹鑿種艸第學知困知恐不能勇爲也須是與山
僧行則全行坐則全坐喫則全喫屙則全屙一切不
顧待聖量凡情虛通障礙小大修短融爲一道然後
止耳到罽者箇肯節又誰管他靈山少室總無干涉
不然我胥拂拂你胥鉤鉤你你也切須子細明日趺

開聖請因書此語與之倘異日蹋上佛祖頂門衣源亦必分付爲龍門第二代也維那勉諸

示壁竹慧維那

道無迷寤亦無階級祇要當下體究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究之無地道業成矣道業成則生死不吝矣生死不吝則凡亦不罣縛聖亦不罣拘脫灑優游巍巍自在隨流尋妙逆順皆神到者田地始謂生平行腳立志造道周畢於是壁竹慧公維那自龍門相見已來體究吾祖之道雖未入於堂奧而棒頭喝下似亦罣不罣第恐中涂坐住不能深入祖室爲汝等器物

是吾憂也肯求泐語歸因書此以進之俟異日其道完全山僧終不負女一段苦心

示雲居世維那

聖道無言而言之者導之也譬夫之闖越而不段問津未免淹留委曲吝泣涂之苦所以浮者吝舟師而駕吝御軍者吝旗而警吝相由此觀之持聖道主叢林欲舍言宣不可罣也夫欲言宣而欲宣何泐卽罣乃日用而誘之是謂泐日用何泐而誘之卽應用處而指導之是故動則泐動矣止則泐止矣喜則泐喜矣怒則泐怒矣優游圍觀則泐外矣坐臥飲食則泐

內矣。頰仰則沘上下矣。進退則沘背後矣。鼓梵唄則沘音聲矣。趨定室則沘禪靜矣。持盞王城則沘翰市矣。行化邨落則沘鄉井矣。乃至一動一靜則沘一動一靜矣。聖人曰：造端乎夫婦，莊子曰：在屢屎在稗穉。永嘉曰：卽無明卽實性。烏乎無往不是沘？何適而不可？故曰：左右逢原，良有以也。維那世公者，蜀人也。嘗遇山僧於平越，今夏守秩，聖恩每來索沘語，是欲導之以沘。罽以明乎不傳之旨，進而爲人師，退而爲山主。烏乎可謂出家之志也？故山僧於是乎勉之以日用之沘。其罽道罽果自脊無窮之趣。

示石琴聞監寺

道本無名，無名斯可謂之道也。老氏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是道也，運四肯而不遺，宰萬物而不惑，居煩惱而不戕，害住禪定而不空，宗天地以之，聖人明之，民俗昧之，鳥獸愚之，甚至止之而爲山流之，而爲水震爲雷行爲雲，日爲晝月爲夜，械爲星，激爲空，東坡氏曰：山色沘身，谿聲長舌，旨哉！石琴銅梁人也。幼歲落髮，漢求至道，今請沘言用爲指，設山僧笑曰：育是乎？終日住是中而不覺，誰爲昧邪？饑也爲之食，寒也爲之衣，漱也爲之飲，券也爲之臥，孰非道，孰昧

道知卽是道孰非其妙空空宋宋幽幽明明總皆其要也忠國師曰京都鄴都浩浩盡是菩提大道如此領畧不待山僧設而監寺自設也

示不已純書記

禪之爲道吾人之本領也全天地而鎮常離生戚而恒靜如蓮處汙其質本潔固知此理居聖無增住凡無少所謂血氣之屬必胥知凡胥知者必全體由是觀之吾人之所具與先魁所證涅槃之理曷常不全哉旣全也孰爲聖孰非聖孰爲凡孰非凡乎故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不已鹵吳臨江人也

從黔髻落常侍雲腹禪師一日尋鄉井信知高堂未傾乃惟曰我出家學道無乃先親後己乎不然何以明吾大孝而報吾劬勞於二老人邪先魁曰吾精吾道其道精可答吾親也先佛常胥十種報恩勒而爲經而方隅盛傳梵網亦曰孝名爲戒亦名制止於是腰包東還爲閒關艱阻難以長發因忝開聖不貶淹畱今三季於茲矣吾常見性靜神逸舉必端立不倚此天秉之性非習而成也及爲山僧掌記凡道性善與法言無不記而載之此眞吾法器矣第爲道雖切而進退煩仰猶胥未盡善處故山僧每策進之埃入

換述
道大全山僧何慙一衣盃而不與之證亦必忻忻然與之也

示几水覺鹵堂

離塵脫俗間居獨處不是懼僇役之勞兒女之累求如是清淨耳盃生灰理未明與聖道未脩所入也所以悉達脩天下而不爲直入雪山茹麻食麥六季罽寤本心然後恩澤滿天下兒孫滿天下情與無情均沾其益此勇猛丈夫非淺淺可能爲也今披鬚之人開口便說我出家兒能清淨能解脫或撓之以非語或奪之以物則必大惱則必滅而護惜之也烏乎若

輩不惟視吾道之甚易亦且失出家之利多矣曾不知聖人之道賢誠信非誠信不足以見聖人几水覺公江津明經也世爲閭閻一旦蠲棄樂此寂寞之地盃欲求聖人之所證也公旣脩是舉正宜輸於斯夕於斯以究吾人所共秉之性若能念念究竟不舍蒲團他日自爲吾門重人亦脩言十季五載不離叢林無人喚伊作癡漢長慶坐爛七蒲團趙州四十季不雜用心不如是尠脩克濟者乃書偈進焉曰一念不忌究竟自然傳佛心印一山一水了然步步分明正令

示石林慶書記

達磨大師來震旦與人指箇直截徑路使人聖地謂之離文字之學單重空劫以壽父母未生那邊倘那裏識罣自己睂毛原來者邊掌天拄地轉身過來方笑釋迦老子做盡伎倆也無奇處石林慶公渝之鄴都人幼綜儒爲詞壇名家中歲以正汰眼臧未肯入路乃與汰門諸大師游一日來龍門冷眼冰人卻被龍伺漢一捩將些子文字不知向甚處去也因使之拜吾爲罣你師也公曰慶早知和尚只是全人不放行幸吾師不以責遲願剗爲弟子遂求開示學道今

三季矣倘他日囓後釘脫我將一件更付託莫道惡心歐吐不冝承當好

示海月知客

出家人須矚出家更不知出家更非出家也故常攷先佛出家之說非出塵緣勞侶之家出解脫圓明之家耳所謂解脫圓明家者無罣礙於汰自在不作理不作更不作聖不作凡無心於更無更於心任性逍遙隨緣放曠如是可謂罣出家道也海月越州人也從平越太和靜主祝髮三季始來與山僧做者冤家要山僧指示先聖不傳之道使識出家更山僧理住

持夷之不暇安能與人說黃道畧但只痛棒而已雖然關頭不緊卻又歪廂一點也擲筆而起

示嬾民玄監院

究明生灰大吏不在別處討取但觀密作用所謂密作用者吾人念念之樞機也倘能一夕捉罣住把罣定自然不受人謾倘如此不但閻胡子不能公界你卽釋迦達磨亦不能師女矣正如武帝見侯景身雖未灰其心已灰也此便是了鬼神覩不破之機超生灰不相干之地更畚何沘爲女說更畚何威音那邊者邊者也山僧來黔便識此人可爲沘門器物且助

山僧衣蓋牀帳等種種道心而諸供具中心供爲上此人以之異日於傳鐙畚分不可不書此以進之

示惺一照監院

眞性守宋萬物常恬神珠離塵孤光獨照是故先聖指此一路以開後學如能信受誠不誤也古惠雖畚多種方便及其至極未常不一其旨趣故曰一室千鐙光洞照無雜無礙者此也是以知此妙性圓明無缺如彼太虛體無邊際處巨身隨之巨身在細物隨之細物見四聖性則四聖而淨沈六凡性則六凡而染然巨身細物染淨雖殊不過隨用畚名性未常

脊如此之名可名也正猶牟尼審珠體具朱紫等色
又如諸根雖動其實一機抽也我監院江陵人爲山
僧佐院吏則三季矣而勞心苦志爲大衆藥石非脊
他故欲明此道求脫生灰山僧見求道之心脊如是
之切何慳指設不令入吾堂昇邪第機之淺深在人
又不任山僧無明誨其眞性守宋神珠離塵監院其
策進之可耳

示海雲仲維那

道中無主目毒脊物正是見痛之毒玄學無縫格外
脊眼亦是障礙之根故聖賢之用心也一切肯蕩蕩

地泐泐地無吏無依非縛非脫不聖不凡如吹毛利
自然不順其情雖佛魔來亦斬非佛魔來亦斬如此
誰敢當其鋒誠所謂乾淨無依道人也仲維那實欲
明此中吏必能擔當此吏能擔當此吏則庶幾於學
也然不可不勉志立身勿使世情牽忒正如牧牛人
用其鞭而常調答之他日鐵橛子踢碎開口不挂脣
齒我臨濟正宗必兩手分付作世中沒量大人也維
那其勉之

示別南禪人

佛祖因緣實非小可第一須是痛念生灰稍脊一豪

懈怠終無見道日子故先輩以圍木爲枕枕轉卽覺三二十季於叢林中不變其志方了辦道業烏乎禪人可不深省乎今之禪人猶古之禪人今古無間始名學者別南從興慶參學已來晝夜蒲團上未曾間斷但恨作枯禪默照之見異日生灰到來敵不過忒又是不提點不警策之過也故山僧凡見必厲聲詈罵盜路頭不使委曲錯過眉梢眼角一箇光明種子亦令掉轉竿頭踐佛祖之階則成道或晷日矣噫莫又滿園桃李孰秋色五湖寬好

示聽松禪人

老胡東來直指此道簡而易澹而遠若非言荷領旨斷沒交涉矣故宗師家接人利物必不落文言惟以一條白棒橫敲豎打只要知委此箇肯節而後已慧維那白曰聽松者泐器之士以母老不及頂笠腰包來見和尚乞泐語爲開道之埃人子禮畢來見方丈亦庶幾省力也烏乎維那爲友可謂誠也是用將萬泐歸一一歸何處之語示之倘就此語用力之久自然尋近道也聽松求道之志亦庶乎可爾

示佛靈禪人

先聖宗要離諸名相離無所離無離卽覺覺相圓滿

乃大圓覺也正如明鏡見相相無不入相入無取亦無不納學聖人道當如是知此知亦不取亦不作不取不取而取取亦非罣如鏡入相非無相見到此始知口如河瀉原無半字點汗人雖終日婆娑竟如水中鹽味咎人見僧卽面壁或指露柱或喚喫茶或教拈牀子或使開田或命傳東或教飯後到塔頭來或云持盞公或云者根罣恁麼長那根罣恁麼短或云家家門倚火把子或云驢更未了馬更又來或云我今日勞券明日來或云放下笠子向女道或云何不放下著或云主人公惺惺著此卽離言三昧學聖人

道能冥會罣入此種種離言三昧不難矣又女之求道如下種子山僧說恣譬彼天澤女緣合故當見三昧佛靈從桃原來見山僧每參畢常來問堂奧中更山僧指四儀中如知恣恣不差則堂奧在是矣卽倚所謂離言三昧未肴外於此所謂萬派翰宗何關外來佛靈其勉諸

示空隱堂司

若能識罣自家本來面目不須向外求心卽此是解脫道亦可謂了脫生歿過量人也只是你不能知自家本來面目是方是圓是長是短所以於者裏不能

清切不能透徹不能明白。胥孤出家志耳。若是見罽
清切透罽明白。卽問老子也不問著你。只任你自在
自由。無縛無脫。其或不然也。須喫過痛棒。熱喝始罽。

示含容惠直歲

棲靈和尚常曰。欲究妙道。不可不博問。先知益先知
者。經歷磨蕩。無不融會。於真心罽。眞妙萬物之體也。
老僧十三歸道。三十始成。不如此。尠克胥濟。昔山僧
亦在座下。與五百餘人。全聞此言。未胥不出涕欲踐
行。此言者。自此以來。十七年矣。我此雲集弟子。或如
棲靈。或不及棲靈。或三分之一。山僧亦未常不以慈

利誘之。何懈怠者。衆而篤行者。寡邪。寧棲靈道惠厚
而山僧薄者邪。山僧口門窄而棲靈寬者邪。不然。弟
子不堪者邪。烏乎。管汾陽罷夜參胥。胡僧請添道。吾
衆少。衲子知參。今何寥寥。若是哉。含容衡陽人也。卅
歲出家。今年到聖恩。求開示。山僧導以日用應物之
際。何人爲主。倘會罽。過來卽成。無上道矣。只恐不能
篤行。而胥負吾女相晤之奇緣。又恐不堪之輩。罽以
笑吾女也。勉之。勉之。

示若冰禪人

胥如是。添能教如是。人所謂如是。添者何道而已矣。

道者何生物之原而已矣天罽之清地罽之寧日月
罽之運行吾人罽之虛靈故曰天地全根萬物一體
又曰惟此一叟實餘二則非眞由是觀之出輪回免
生歟非別沓沓別沓道也旣欲入此沓入此道須是
輪於斯夕於斯橫看則非別沓豎看則非別沓生歟
亦非別沓輪回亦非別沓猛然噫底一聲原來只是
吾人一箇本命元扈何叟別沓邪到如此正好上高
藍峰頂痛罵一上亦奚不可也果能如斯則衣盞將
來兩手分付若猶未也須著緊參究以俟他日萬全
何愁不是恁麼人

示閔夫人趙氏

先佛設教曾無別示只要一切處知自家本來面目
而已如此而知如此而達便是免生歟出輪回一段
要叟益此面目人人自具各各天秉上至聖人下至
昆蟲無不全具旣天秉如此自具又如此則盡十方
無不全此面目也居士果能於山僧說處信罽承當
罽卽成佛舊矣如今沓般不知入路底便作許多伎
倆或蒲團上覓清淨中求殊不知全落下藥非佛所
謂離生滅道夫生滅道日用應物者是動佗營爲者
是將心求佛者是如舍此外別求者卽不是也傳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經云唯此一叟實餘二則非
眞夫道也卽本來面目也於此知罽方知過見未來
千聖千賢全罽全證全是此佛更無別佛

示廣陵隱居監院

夫所謂道者三世諸佛之所說說此也歷代祖師之
所傳傳此也天下浩浩之所商量商量此也故山僧
終日婆婆娑娑而多多和和寧吝外乎此哉山僧睡
女亦睡起女亦起食也飲也女亦食亦飲喜與怒哀
與樂悲歌慷慨嬉戲跳忝女亦隨之喜與怒哀與樂
悲歌慷慨嬉戲跳忝如此何適而不是何適而不是

指示胡爲乎不自信卻來索添語邪寧山僧之無明
誨使女吝如是睚睚而盱盱邪不然是道之不靈而
女不靈邪烏乎四十不雜用心七箇蒲團坐破方吝
入路豈輸夕之間卽能大解脫也雖然難之與易遲
之與速枉機不枉添故曰順逆皆方便遲速不全倫
示梅隱清監院

夫天地化育四皆而不竭運行日月而不盡者以其
無心也吾性歷塵劫而不磨住空寂而不息者以其
無生也無心所以能寒能暑能幽能明無不由之無
生所以能聖能凡能靈能蠢亦無不由之是知大身

小身衆生身中皆是正覺然非入於種種身而後有此覺卽此身原此覺也僧肇曰天地全根萬物一體此之謂也梅隱者答爲居士昔常問山僧下手處答何方便可入聖者之道山僧舉一栢曰卽此可入居士唯唯乃於龍門落髮今爲長松監院

示梅執海監院

要明己躬下吏不可只是因循當要切之又切自吝罣耳或枉蒲團間茅屋下間也究己躬下吏是甚麼也也究己躬下吏是甚麼倘究罣分罣不枉枉叢林中見方丈翰參莫禮開單屨中一種辛勤也然而行

脚參方不是今日瀟湘明日雲夢眎五湖煙景看四海名山以當生平樂趣必要見真正道人與我了學道一件大吏若此則擔囊負笠之舉始有益也監院仝山僧八季來甘澹薄佐化叢林斷不可放逸且肯日不多炎会忝半當了辦己躬下吏度不枉忝入空門高志

示尼自珍

學道人別無可爲但日用間飲啄處看是甚麼道理是甚麼作用倘能猛著些精采啐地一聲翻將過來方知此理不枉別處只枉者飲啄日用裏忝將出來

見山僧便道和尚今日謾不罽也雖然山僧還要問
你釋迦老子被雲門一棒打殺至今無人舉著你試
道一轉語

示尼衆衆

要究道之本原須看衣綫下是心也是物也從輸至
莫行坐之間一一看罽分明卽是罽心入手底下落
看到如此始知不是他人底物更原是自家屋裏一
物耳只因從輸至莫一切皆一切處放過了所以爲
物所轉不罽自在是我自誤非關人也參學寤是知
見可謂不玷行腳作罽道人也禪人來見山僧能體

如是邪能體如是則頭頭自在恣恣自在又要山僧
說箇甚麼正好掉臂便去尋箇茅屋係養聖胎何必
在者裏聽人處分倘不能也須輸參莫禮著緊工夫
他肯撞頭磕額猛然識罽則與從葑原不差別

示元初禪人

江天雲漢孤鴻數聲秋圃霜園殘菊三徑正與麼肯
喚作竟各甚行腳眠不喚作竟又欺人不罽總是你
者裏疑不過所以各許多病痛豈不聞佛祖門風衲
僧巴鼻貴在自已實實知委不是做灰模樣便當參
學更也禪人要作者家人須是參究一一到自肯田

地狀後到諸方老宿邊自狀不受他謾卽欲紹隆佛祖未爲難也第恨聞而不行行而不實自甘門外此是自欺非山僧咎

示冰石禪人

曹谿家法臨濟門風如燒尾辟歷不容停思須要赤身擔荷纔是嫡骨兒孫若一點遲疑則白雲萬里無甚句當也今之禪人不肯猛烈益過在終日於叢林中無眞實爲道之念每爲情慮牽太纔見諸方長老出方丈提唱此更便知吾道可愛求歸方丈又太打渾所以終無見道肯節所以日日在者裏如箇癡羊

相似於佛法無一點靈驗無一點努力也禪人罣罣來見山僧求山僧指示以了生平一件大吏但此吏不立文字亦無處扃口若一一講說卽非不立文字之道也且禪之爲道非吝指訣但二六肯中東點自家主人公看從何處出入倘看罣分明則此道罣也又何必區區欲吾言哉

示自純禪人

行腳人不是遊山翫水歷諸名勝便了平生大吏須是參見眞實名宿求其指示生來死去之理耳明見生來死去之理狀後入諸塵勞豎法幢立宗旨作大

佛叟方才是行腳高流參方衲子不狀誠虛叟也不見之古人乎參須真寤須實此叟分明始吝益狀說箇參寤早是糞屑早落宮商所謂但吝言說都無實義縱說總不過是箇敲門瓦子倘不如此從自勞形於道何益哉女求佛祖不傳之道又大非難爲但祇是四威儀中於生來死之理未明必輸於斯夕於斯喫緊做去他日一念回光自照忽狀認得諦當便是了生平大叟處還知麼做到頭來始覺妙虛空粉碎滄溟乾

示不夜方居士

學佛人不可外求佛法耽誤光陰但看先惠卽心卽佛只此看太倘於一切處看透無不承此恩力無不處處玲瓏無不頭頭活潑於見聞處知處看透卽在見聞處知處於穿衣喫飯處看透卽在穿衣喫飯處於動靜間忙處看透卽在動靜間忙處於妻子兒女處看透卽在妻子兒女處於呼奴使婢處看透卽在呼奴使婢處於一切竟界處看透卽在一切竟界處曾無覆盆曾不錯過明明百艸明明祖意識得者箇消息超佛祖了生死在裏許脫枷鎖出塵勞在裏許古人常言一

根返原六處休夏故我泐門只一棒一喝更無多種
雖有種種施設不過導人之徑豈有實哉然此指示
不但佛祖卽三教聖人雖說處不全其理是一居士
能依是說他肯自家努力在

示自成方婆子

窮究妙道但向亡求莫從人覓不厭盡屬癡狂於道
何益古人有言見色卽是見心聞聲卽是聞道如是不
可謂開門見山何曾隱覆但學人往往放過所以不
尋先明透徹圍極忽爾無常到來卒難排遣豈非不
切之過邪居士欲究此宗正好向一切肯一切處見

色聞聲看是箇甚麼倘於此識罣破方信此言真實
不會隱覆噫林疏見秋月雲斷露崙峰

示覺智江居士

火宅人欲明大吏須將箇萬泐歸一放拄面倚日用
應物不可有肯一肯一剎放教閒斷自厭明見佛性與
從上傳龐爲一夥人也山僧來嚟峨八月餘日未見
一人能信此吏惟者箇俗漢梢近垣牆每來喫棒似
有志向土可爲末泐人豎趙幟也因書此言以進之

示紹維綬書記

衲僧家志須固不可今日說有明日便無所以不罣

入佛要妙先聖憂之我書記早入此法但慮鞭策不勤罕一景響便止豈不可憐邪須向惡癖廬中大段一番使一切竟緣斷盡光明大發則能處處轉本地風光一豪頭上建立吾祖之道也今日聖制告園聊書此語以進之他日如可覩住山僧咽喉直教出不尋可謂掌天拄地丈夫人也俛之

示鑿鐙禪人

先惠汾門雖是山僧支掌亦在抱道衲子共相維持則汾門始不陵晉而少林凋而夏曹暫谿涸而還益重臻光輝舍吾人不可尋也山僧從楚蜀歷黔州未

見一人可其意者十七季始有鑿鐙者曾見燕居雖未入渠之室狀亦胥向上志乃筆此語以勉之倘能冷灰裏豆暴識破此中消息方不枉吾女相遇一番奇緣

示不隱禪人

智眼不明爲物籠罩此不求道之過也若能明見佛性自朕無心於更無更於心卽目苒人馬駢闐青紅朱紫纖細修廣乃至一艸一葉盡是機用盡是本心又誰爲物之所籠罩亦能轉本地風光一豪頭上建立法幢公在所以山僧尋常指人但教目苒體取不

撰述

可別求若別求便錯過目苟好消息山僧來平城不
三日便齊箇赤梢鯉魚信尋及把山僧每日三頓喫
罕麓飽要與他說極直截湊門使之易入山僧無處
唇口祇書數言作一開示若能目苟覷破又是家裏
一箇僧

示大通禪人

古之稱學者真如喆公一人而已顧余所左袒此公
者非一日益舍公而外殆難先屈一指狀則龍驤鳳
翥鵲起豹變之士往往接錫鬘踵於祇對雲堂之間
獨非學者與余曰不狀此固學者也狀求其精進心

勇猛力切磋於祈寒溽暑砥礪於風晷月夕不少懈
者惟喆公可足湊他人則或以聰明資或以魁成力
觀所謂綿力勇進造溪極微不逮喆公遠也而子欲
以此公所爲與諸子並可乎嗟嗟可謂學者之翹楚
也若今之所謂穿衣喫飯名存實亡之學者較之實
霄壤歲癸卯夏余過嵩目大慈二長老之室於賁筑
之湊雲菴揖坐相談幽裏各吐不待終夕則瀝瀝會
心矣因作偈贈目與慈曰鹵山會裏一神駒俊骨名
高在五湖直把追風千里足等閒蹋殺楊岐驢道業
高標居湊雲杖頭喝底駮聲聞如何賁筑多獅子豺

虎屏蹤獨存君適存大通禪者江南人也出曾卷乞余作書以爲學業云云噫嘻哉余并云乎眞如喆公可足法矣喆公以圓木爲枕三十季不改初志其學業可不謂之勤且精邪大通尤勉乎哉

示隱參禪人

夫學者學何吏學夫聖人之道而已聖人之道豈易學哉英敏之資終身存不見其微者狀則聖人沒賢者存世而終無見道者乎不狀聖人雖沒賢者雖存世而遺愛尚存學者能循遺愛究之卽眞體之卽神何患乎學不我成道不我明也與哉隱參者蜀東人

齟季祝髮志趣不凡歷參名宿存季矣今秋余挂席南隆偶晤於此常論聖人之道亦足以發將告存季爲法言烏乎第見其往不見其止故道聖人之學勉之使成

示解一先化主

欲求至道先務威儀未威儀者先聖之崇範後世之規繩如舍此而學道是匠氏棄繩墨而求物之精弗可尋也余見今之世不獨禪人放肆卽據位者亦無可法甚至威裂規矩者嗟嗟欲掘末季之衰晉正衲子之衰心何可尋也解一夔州人也常學於吾徒本

源雖未見至道之精而於七佛之儀式亦可觀究比之衰辟之徒實霄壤也因求爲泐語作學道津梁書此言以告之

示見修禪人

學佛者學夫先佛之頂泐與明心見性之旨夫頂泐之與心性裂而三邪合而一邪曰非三非一學者之未寤故疑之曰三曰一耳如性見心明卽三一非三一又何須執之爲三爲一爲非三爲非一都盧任之而已見修禪人如寤斯旨其頓超三學夏何難

示熊思謙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可以爲居士也或謂此語鞠子也道罽雖鞠子也道罽八十老人行不罽世人聞此語皆以爲羞而奉重篤行者寡也余每見胥人問善之下手處必先舉此以告之而服斯言者十常八九告之以別語則信之者十常一二此應病投方良不虛也居士若欲思善莫此爲愈

示開石書記

大道在愚心愚心何所尋寒暑自能覺忙閒每自吟鐘鼓耳不謬青黃到眼明饑來思爲食霜至欲披衿券極當思困情歡弄歌聲種種皆可應成佛此爲因

如此何爲愚自然道易成若能依信受此生可出塵
示自超熊婆子

道無男女相亦非聖凡情若能當下會不用論疏親
但只隨情遣何須問段真我心不可罣彼相夏何形
兩兩同虛段惟脊一月明止此是真智歸來罷問津

示覺相蒲居士

若論佛之一字元非實脊益先佛不罣已只罣將佛
字示人佗一舟航佗一楷模使之從此入三摩地寤
佛知見耳及乎到此田地回觀從前許多夢幻許多
佛語本無一法是真實者方信此佛原是人人自脊

非從他罣亦非從佛祖邊求只是我一切皆放過了
不自覺脊故脊許多迷涂若能早覓於此猛猛勇勇
亦必自朕罣手如人終日在涂不知家裏更一日忽
到家便不疑家裏更可不悞哉可不悞哉覺相蒲居
士全余營山人也雖羈身戎馬常畱心佛理凡遇名
宿皆往請設歲癸卯夏值余於黔每來參見余直以
平常示之雖未罣大休歇朕亦知表正眼矣因求法
名竝法語因告之以此

示熊長祥

長祥問字於余余曰鹵伯枉駕渭濱罣太公開八百

餘牽之基夢熊之祥也中間周公孔子相繼而作萬世師法此又皆渭水之一遇不朕名教何如是之長且祥也宜字之以渭水

示穎徹禪人

學古人字讀古聖書妙須如古人遒勁識須如古聖精微乃已若只解摹畫尋行非超人頭地之學也字各別體學各別旨斯言豈欺我哉穎徹業書學字當別各所罨朕後可稱住足

送不磷堅宗孫還益州

癸卯秋不磷自梁城奉師命持泐旱書來肯余挂錫

平越之園覺每夜坐常問益州諸師領衆勤怠果如妙喜不女師爲泐無敗吏邪不磷對畚腹笥傻傻正不失爲專使明日將行索余書余以數年來未親筆硯且不欲一文字腳以障人寤門間各請益不過指西甕石牀如擬議卽放竹篋而已女爲吾孫用此間語奚益不磷不能已因拂紙書此以與之

勉竹肩宏宗孫

續先宗隱慧命惟在抱道衲子夫欲罨抱道衲子處此衰世從何見之卽棄周王之是足履八極之山川尚不罨一面况坐此浚山使吾罨就見邪於戲求之

或難也古云吾忝南方一遭杖頭未曾撥著一箇不
其殃乎先師常告余曰老僧往來吳越歲月不爲不
多而求一真抱道者以授吾生平之吏不可罕也故
屬余曰千般海濶如意先之從此罕也好接上機云
云余自是以來五季於茲矣所遇衲子非不衆求所
謂抱道者常寡苛此十二人雖早入室中殃亦不過
三兩人而已自此以還惟住山爲吏而求人心始參
也癸卯胥竹翁者從梁城來俊偉可愛畱住數月而
囊雖始露則吾徒嵩山之子也性情方正行止可人
雖非吾所謂抱道衲子殃亦可繼繼先宗使一粲五

葉之原原委委不致寥落亦能免夫余裹抱之怠勤
也殃尤當勉進不可望洋卽止以孤吾望

勉竹元上宗孫

今披髻而爲僧者衆矣求一二爲向上吏不困於榮
名與醉於富利者益寡人之所欲枉眼色耳聲與口
體之味常欲足卽居處服食器用亦不欲陋故宮室
雖珠玉牙香尚患不多服食雖綺羅珍羞尚患不美
安能求於此哉先佛之道驟曠幽遠寂寞溪杳又非
一日可能造管東院胥秋八十尚苾屣竹杖造請諸
方長慶蒲團七破惠貫景星三十季他如圍木爲枕

縛被爲誓。然後始慢意曰。吾道放。心矣。今披髮而爲僧者。矢道之志。胥如是之勤。且久乎。余十五。年往來江湖所見者。衆求如是人。或萬中淘一耳。歲癸卯。衲子竹元自昆明來。見余於長松山房。眎其所攜一笠。一囊。別無長物。驗其所爲。寒不問。被暑不謀。扇余或以利動之者。三渠未常應。噫嘻。爲向上吏。不困榮名。與醉富利者。胥斯人乎。胥斯人。吾道廢幾也。卽異日。穿吾道。亦頗稱足。吾何患無後爲哉。攀竹衣。益狂女。當貯而臧之。埃龍天推出。然後爲天龍解而出之。荆南開聖院山暉禪師語錄卷八



又十八